民國叢書

第五編

·87·



中國建築簡史

毛心一著

中國建築簡史

毛心一 著

本書據說文月刊社1941年版影印

聞序

上古之民，穴居野處，嘗作於林，夜宿於莽，無所謂居室也。構木爲巢，以避風雨，於是始有廬舍之制，然此之廬舍，應劣於今之雞塒犬柙，不能稱之爲建築也。軒轅氏始制宮室，於是而棟桷戶牖，規模始具，然其形象，亦定爲土階茅茨，不若今傳之堂皇富麗也。然則建築學之成立，實卽爲文明之表象，建築史之記敘，猶之文化史，可以明矣。先秦藝人，如魯班工倕之流，今傳故事，不異神人，則其被當時尊而敬之崇而欽之可知也。周禮冬官載攷工之記，其所記述，雖不盡爲室廬之制，然而古代重工之現象，亦可見也。自學人以支談爲事，鄙薄經世之學爲形下之技，於是下帷閉閣，侈爲美談，學究天人而不辨菽麥。於是建築之事，棄不復論，持斤之人，絀於胥春，中國建築，不能日進月異，超然爲世界之楷模，其以是歟？顧史籍所傳，阿房之宮，千門萬戶，楚郊之寢，丹豔燦然，則學人雖小其藝而不講，而我國固未始無可觀之大建構也。

毛君心一精攻建築之學有聲於滬，爲名建築師，於我國建築之變遷演化，瞭如指掌，已譯美福開森氏中國建築史概論享之國人，茲復寫中國建築簡史以陳於建築界，鍥而不舍，旣勇且勤，其所貢獻，寧復有限量，因樂爲之序云。

聞蘭亭序　三十年九月二十日

衞序

建築史，是建築學中之一部份，牠的源始，實與其他學術，跟着早期世界史，經歷無間，而不可深考的了。人類在太古時代，狉狉榛榛，穴居野處，構木為巢，原為保護己身，抗禦野獸和遮蔽風雨之計，至於游牧民族，帳幕而居，隨水草轉移，那時根本也談不到「建築」二字；所以建築學之成立，必在文明進步之後。待至科學昌明，物質漸趨繁榮，建築學也隨之並進。吾人所引為憾事者，即中國五十年來，衣冠文物，實為世界之先覺，惜關於建築，自古就無是學，更無是史，雖留有一部份記宮室名稱與工程之書，僅係一時之記載，無以窺中國建築之大意，故擬着手寫一部有系統之建築史，確非易事。其實，續被人不十分注意之建築史，其地位就不亞於任何學術；在斑斑可靠之建築史上所記載，顯示各個時代國家之文野，文化之高下，政治之良窳，宗教之純駁，社會之雅俗，經濟之豐儉，以及民族之強弱；我敢說我們研究歷史者對牠應認為重要工作之一部份。

毛君心一，係滬地一建築工程師，設計過工程不少，兼任多處建築工程學院教授，因鑑於我國建築史被世界人士漠視為憾，特殫精竭慮，考古證今，公餘致力研究於我國古代建築有年，實為難得。這次在譯成美福開森氏之中國建築史概論之後，又寫成一部中國建築簡史，他敢用清麗的文藝筆調，記述史略，別創一格；二者合輯出版問世，洵為探討之嘗試。讀本書內容後，感到毛君所述中國建築，因係簡史，自不能周詳備至，但他將每個時代的建築與政治經濟上之變遷，分析還十分清楚，且頗饒興趣，好像是故事的一類文章敘述，很容易引人入勝。

毛君並囑我為序，在百忙中，有感寫就；祇覺得這中國建築簡史是一部有系統的建築史稿本，大抵是成功的，值得慎重介紹給大衆的讀者。

民國卅年秋衞聚賢寫於滬地

中國藝術綜覽第七輯

中國建築史概論

福開森著
毛心一譯

目次

中國建築簡史

毛心一著

第一章　從文字上看到的原始建築

五千年來的古國，假使要想去捉摸她的往事，似乎年代相隔愈久遠，陳迹愈覺模糊了；但，這一部悠長的中國歷史，確實能夠激動世界上許多國人們，懷着濃厚的興趣，畢一生之心力、去研究和探求。

說來真有些自愧，我們中國人老是愛說謊的，往往憑空地會揑造出了許多神出鬼沒的稗官野史，來擾亂後人們的耳目和心神。譬如；好好的三皇五帝，怎可說他們全已登仙，女媧氏會怎樣地鍊石補過天，這種毫無憑證的傳說，誰能夠加以相信。至於那部封神榜，爲何不用另一種筆法，逼真地來寫一部周武王底革命史，偏偏描寫得畸形奇狀，荒誕不堪，令人不解而作嘔起來。

那麼，歷史也會失真嗎？我們的建築史將怎樣了？

——那當然不是絕無根據地隨便說的。

要是你向誰去問問原始時代的建築是怎樣的，誰也不能肯定地告訴實在情形；因爲那些殘蹟，已無一毫遺留在大地上。可以給我們去稽考的了，假使我們硬要知道牠的話，祇有從現今中國建築物的形態上，去推想牠們的初生時期；可是，那多少仍有些渺茫的。——很可喜地，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卻產生了好幾個歷史考古家，他們已在地土下發掘出了不少的古物，作研探的新園地；這也許對於中國建築史上有絕大的資助吧——我們且靜靜地期待着。

無疑地，我們的原始時代建築，祇有在前人所記載的文字上，還可以隱約看到一部份，假如有人要想精心地去鑑別牠們底年代，已屬不可能的了。況且據一般史載，黃帝之後的歷史尚可考證；至於黃帝之前，可以說多是猜想的。

當最初的人類的知識還陷於野蠻和未開化的時期，那時非但沒法談到「住」的問題，就是連衣都沒有，祇是裸體地在光天化日下活躍，追求他們的一切。他們遍身也許生着毛，或許還和一隻猩猩似的。那麼天晚了，摸不着一定的歸程便可任意地找了山林或原野，在荒草叢生處露宿了，讓天明時分的鳥聲催醒他們。……這樣的人生，在我們今天看來，多少還很值得回味和體驗

的；所以不怕沒人說：

「要找尋。人生最快意的境地，不如回到原始時代去——因為那裏才是人間真正的樂園。」

後來，不知怎的，初民們幹嗎又要穴居了？想尋得一個好好的山洞和巖穴，不是很麻煩而費時的嗎？憑我們的理智來猜想：也許是那時他們太隨意地夜間躺在草野叢中，一待醒來，自己的腿和臂被獸們咬傷，或是身傍的愛妻失踪了，或是孩子們的殘骸狼藉在地上；為了怕到了明天，連自己的頭顱都要滾離了，一陣陣的恐怖向他們緊襲，因而產生了智慧，不再混混沌地昏沉下去。

於是，為了怕遭到猛獸和毒蛇在黑夜中意外的侵擾，他們便把大石頭堵住了穴居，或是在洞口燃起了一堆熊熊狂熾的野火、便可安穩地去尋夢了，這些和那些差不多人人都知，我也想不詳細地重述了。

誠然，人們的心兒是永遠地想平靜下去。他們的勤懶和好發明的心理，可說全是由於環境的壓迫和名利的驅使；中外人心全是那樣，非如此不行，你可設想。當時有了穴居，茹毛飲血，週身圍了樹葉連綴的衣衫，在他們的心目中不是應很知足的了嗎？但他們卻又不想穴居了，那倒是很容易使我們奇怪的。

其實，不如那樣說的：穴居是何等地危險的啊！假如你在夜間，正困在那黑甜夢鄉，突然有個仇人，偷偷地搬來了無數石塊，把你們居處的門前堵塞了，你的生命便輕易地被他結果了，這種的死似乎太無意識了，要是並不這麼，或許火山有一天崩裂了，人們將會活活的被埋在地底下，渾身澆上了岩漿，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石人，說來真有些異樣的感覺。——雖然現在，我們從鄭州一直往西行，總見一帶連綿的黃土岡，感到很有趣味；但不知原始時代是否已有了那種建築物了？即使有的話，我們二十世紀的人究竟不能像原始人那麼健康，可以住那種穴洞了。

為了穴居不安全，那時就有一個有巢氏，發明把一根根木條橫豎地架搭起來，當做屋子住。起初當然是建造在大樹頂上，因為初民們的爬樹本領不亞於猴子們。後來，在平野，山畔和河邊處，也許，一一都發現了。

但是，有巢氏那個人是否有，我們真沒法去詳細地知道他。至於那些文字上所記載的，當然不能全去相信；同時那時候的人類還沒脫去野蠻的習性，又沒文字的發明，怎麼能夠胡亂地去追想和幻摸呢？即使有巢氏是有的話，他那時的名字一定不是叫有巢氏的，完全是後世人猜想或捏造的吧！也許巢居是有巢氏時代的人民

合力發明和改進的，因為當中國人未從別處移至黃河流域之前，那般土著們或許也會掘穴架木的，這些穴巢遺留給有巢氏再來提倡一下，也未可知。

並且，有巢氏也不能算是先知先覺的，鳥類不是要比他聰明得多。——那時的燕子，麻雀們一定也會像現在那麼做巢的了；（因鳥獸魚虫的出世要比人們早得多）那麼——我們索興可以這樣地說；「當時的原始建築有些像鳥巢。」

誠然，人們畢竟使了大腦發達的優點，使各方面都能很明顯地進步起來；你且看古史的記載：

「有巢氏構木為巢，及其久也，木處而顛，乃編槿為廬，緝萓為扉：」

這些考據要是真的話、那些有巢氏的屋子已在一天天地進步了。可是，在文字的記載上，我們卻祇能看到這一些些。

「槿」，大約是生長在山野的權木叢；這種東西拿來當做「廬」和「扉」，自然十分切合的，且很雅觀。就是現今多少山明水秀的江南人家，還是採用槿兒編了籬笆，圍在裏面的清幽又明媚的庭園，真是進入別具一番如詩如畫的風味啊！

至於「萓」，本是一種香草似的植物，把牠們的葉子和梗兒編成了，可當做門；祇是外表還不差，恐怕卻不很穩適。反正我們又沒親眼看到過，或許那時因木料和生產技術發生問題而如此我們這樣地猜想着。

總之，原始建築是真率而簡單的；因為在上古時代。初民的生活也異常簡約，有的以遊牧為生，有的以漁獵為事，但圖一飽之後，就無非他求。那時當然還談不到甚麼藝術，衛生；其實，那種構木為巢，穴居野處，不過祇能說是入晚假息之所，更無所謂「建築」。

接着，「架木為巢」因時代的關係，也在漸漸地進步着；不久由槿廬演到採取植物的纖維質織成帳幕了；使我們的原始建築，已在一個不長不知的時期裏告別了。不久巍巍奇觀的宮室建築，已傲視一切地降臨了人間。事實啓示我們；新的不住地向前長進，腐舊的祇能潰而漸漸地在往後退，和追憶牠們底繁榮和顯赫的當年了。

第二章　由穴居進展到宮室

時光消逝得宛若天空中一縷輕烟，雖是看起來很慢很慢，慢得令人起心焦，可是快，卻快得令人沒法捉摸似的，你看：原始時代的人民，已很幸運地由穴居漸漸進展到宮室了。

當時的穴居，在今人看來，是多麼地野蠻的舉止；可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這穴居的風行正有無可形容的欣慕存在哩！有的也許還在覓找牠不到的種種苦惱呢！可惜我們不能將歷史的巨輪，推了回來證實。

直到有巢氏那個了不得的人才出世後，這穴居便漸漸地被人摒棄了。便宜的卻是野獸，每一個山洞都被他們得意地佔了去，牠們的生命不是從此有番保障了嗎？

太古時代的有巢氏構木為巢，我們無可否認，那是中國建築的濫觴：有巢氏真可說是中國建築界的發明家了。假如那人而今真是混跡在天上樂府的荒謬的話，我們應尊稱他一聲「祖師」，也可說「當之無愧」的。

那時的蘧廬建築，一直風行到黃帝時代，可說為建築界別開一個生面吧！

於是，聰明的黃帝，他統治了我們的中原，使原始時代的人生社會有了一個小小的改進，為了不甘落人之後，便開始制定了宮室的建造；同時更使人們的衣食住行現着稍稍可觀，不再那麼地簡陋和野蠻下去。

據白虎通上說：「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和易經上也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這似乎黃帝之建宮室促進大衆生活上的。但要是說句稍切實的話，他的建造宮室念頭的萌起。（在西元前二六九七年），也許純是為他自家的需要吧！因為一個堂堂的黃帝，怎不想自尊，跟一般人同樣住了構木為巢的房屋，外表用着亂糟糟的樹叢掩飾着，不是很容易使他激起了一種厭惡的感覺。

因此，黃帝這人，我們沒法稱他是個宮室的發明家，他只是一個首創者能了。那時的種種宮室底建造，應推說無數工匠們的心血結晶吧！其實黃帝時代的宮殿建築，也不能算什麼大規模地，不過是宮室的一個雛型。反正當年還沒人發明磚和瓦一類的建築材料呢。

黃帝時代的宮室，如合宮，殿樓，閣樓和廟堂等壯麗，（那時的壯麗應是今人心目中的粗野）的建築物已漸漸在盛行，形式上也稍具規模，若要想窺見牠們的形體是怎樣地，我們雖可略略幻捉似的繪一點、至於牠底廬山真面目，還是要等待一般考古家，發掘了證物後再去研究了。

直到軒轅（黃帝）崩位了二三百年後，正當中國的堯舜時代，為了文化一天天有進步，人類的知識漸見開化，因而就有了姓氏，接着又不得不存了一個祖宗的觀念。因此就有了宗廟和明堂的區別，這時代底代表作有堯之衢室和舜之總章。我們可從文選上讀到：「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可見那時的宮室建築是怎樣

的了。

只是，那時的建築材料只有木材和石塊，因此仍脫不了牠們的簡陋；可是內外面的粉刷，如灰堊等的塗飾，卻創始得很早很早哩！周禮上有這一段的記載，「夏后氏世室，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後來，因了一個個的帝王傳位和世襲下去，當時的賢明的堯舜和禹，到了他們的兒孫時代，卻陷於荒淫和跋扈的境地，一味愛趨繁華和圖享樂的心理，使那宮庭的形式便漸有顯著的進步；如紂王因鍾情妲己妃的美豔而建的鹿台，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鹿台廣三里，高千尺。）況且，殘酷的戰爭，無情又狠心的洪水，雖會毀滅那人們用盡心血建成的宮室；但在另一面，卻使那些該消滅的腐舊的建築物有了消滅的機緣，使牠們有了嶄新的改進，漸見前程已偏向到絢爛的一面。過後藝術化的建築物，就隨了時代很快地產出來。

據說磚是爲昔發明的，瓦是昆吾發明的；只是那時磚瓦並沒如後世的那麼簡樸，往往笨重和粗得可笑。於是。建築宮室時便少不得用木材做骨架，磚瓦但用來蔽飾外表，防防風雨罷了。牠們的形式至今亡十世紀尚可見到一二，外面雕飾着彩紋，倒也顯得很別緻；若要再探查和精心一點，那既能等待到發掘後再談了！你們且看考工記：「當時用蜃殼搗成粉末，用以飾墳」周代差不多也如此，那是還沒發明磚瓦前的情狀。

大約瓦比磚兒發明得早一些。漢書有這樣一段的記述：「光武戰於昆陽，屋瓦皆飛！」磚卻剛剛從後代發掘到，斷定牠是漢磚；那末漢之前，也許不會有吧。

宮室在周代盛行「暈飛式，」很像個人字形似的屋頂，假使在一個曉霧迷漫的春晨，遠遠地望去，彷彿看見了一隻隻黑大的鳥們，在展翅翩翩欲飛似的，牠的形式似乎從游牧民族的帳幕脫化而來的，那個鳥翼般的屋而和彎曲多變化的簷角，看起來很別饒風味，我們也可稍稍領到一點，你看，那不是使後代的建築受了很深的影響，

當時人民的崇拜祖先和迷信神佛的觀念想來定很濃厚，不用說，這些建築，任牠如何壯麗偉大，卻不能屬於平民，祇有給貴族和帝皇們所佔有的。史記上有說到「方士言於武帝曰：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還有綱鑑上說：「帝（黃帝）崩，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若要描寫他們的內部一切，恐怕也要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般複雜和曲折離奇吧！當然普通人家的居屋絕不會這樣，只是簡樸的竹籬茅便夠了；可是古書上卻沒了這些記載，小說上所描寫的更不足可信、

那麽，祇有讓我們去任意猜摸了。

周代的明堂便是我們所要談的宮室底好例；其實，完備的宮室制，確是起始在周代，因爲那些正是天下稍稍升平之秋。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中原禮治之邦的大建築，如今已成鳳毛麟角了。至於那些野蠻民族，如當時的夷狄和犬戎國等的住居是怎麽樣地，古人很少那種記述：可是，我們談建築史的，還是不能使牠忽略過，也許比那宮室進步也說不定，且待考古家們經意地給新中國的的建築史創一重新面目吧！

宮室的物興和牠底繁榮時期，現在已略略地說過了，卻因那些文獻不足和遺迹稀少的緣故，不能給予後人以明晰的認識，至於宮室的演進到如何地步，我們且向另一個時代去追求了。

第三章　三代的廟堂制度

人們的住屋，自宮室時代開始在延挨到眼前，一般人住的屋子仍是茅茨的蓋遮，散零地點綴在每個村落裏。稍稍富有的人家，至多也不過以烏黑的瓦片，鱗片似的覆在屋頂，內部只是簡率地劃分了幾間居室，門前有堵矮牆圍成了一個小小的院落，天井，或是稍顯優美的庭園。似乎這三千年來的演變，顯得很微和很慢；至於在都市的那些尚稱進步的建築物，用鋼骨和水門汀建造成的。那都不是純粹的祖國色彩的，我們暫且撇開不去談牠。綜觀那些宮殿和廟宇等建築，那種東方藝術化意態的流露，和牠們底壯麗的美妙動人，最足以引起中外美術家底心神；這一點正可代表我們中國建築驚人的特異點和牠底所應自傲的地方。

只是，在今人的心目中，那迷信鬼神和崇拜祖宗的種種迂腐風尚，和說來令人頭痛的祭祀，看來正如不屑談牠吧！那反而令人起煩厭，吃力難討得一個好評。因此，我們只有抓住那時代的廟堂建築的一個中心了。

同樣是廟堂制，寫起來卻沒法給一口氣寫完，既向一個時代注目了，怎可使牠昏沈地和另一個時代混淆了。那末，我們且說那禮治化的三代建築吧！

黃帝時代雖是有了那宮室，想來那時並不有如何美點的顯露，畢竟沒有像後世般的雄偉，幽穆和種種難得的優美點：倒是那些廟堂的建築。在那時卻如爛縵的春花般，已到達一個濃厚的時節了。

所要說的先該是明堂，牠是起源在堯帝以前，比宮殿涉世得遲慢些。在古人的紀載裏曾有過「文祖」，「藝祖」，「四門」，「四目」，「四聰」等許多零雜

底名目，假如後人造起明堂來，可任意在那些形式上去擇選。其實，而今已是二十世紀的新時代了，在這個明淨又幽逸的花花草草底大地，當然不會再有明堂的蹤跡了：誰曾想復古？

關於明堂的形態是如何地，我們很可稍稍有根據地說些。雖是並不如何逼眞，卻不能說牠是杜造哩！因爲我們的古書裏有關黃帝的明堂建築的很多，我們且拿最可考的呂氏春秋之月命，考工記和明堂位來作藍本，更可想像當時明堂的建築是怎樣的了：

一、明堂位的記載：「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面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之明堂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二、月令所載：「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又：「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

還有周書匠人所載。「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堂三之二，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上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之徹三個，內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這些引証，很合着牠的枯泛雜調，似乎很使人有些看不慣，和保留一些模糊的感覺吧！

至於堯舜時代的明堂，照後人的猜測，疑是一個「四注」房的模樣，在那兒開了「四門」「四窗」，即可一通「四明」「四聰」了。

考工記說：「堂上之五室，以象五行，四隅四室，中央一室，如冊形，東北木室，東南火室，西南金室，西北水室，中央土室。」可見黃帝時代的明堂分有四個「金木火水」個室。「土室」是在中央，這些，若以我們研究建築史的，從牠們底現實的着眼點去考證。也許會感到還不很充分。

引証古典雖是並不若何滿意，可是，我們還得一引證，你看「墨子」裏是這樣地寫——

堯堂離地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刊——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這樣看來，茅茨亂蓬蓬地蓋在屋面，一條條的椽木又很天然地，不加修飾和鉋削得光滑又平整，看起來是多麼地天真和放逸呵！只是，若和當時的實際情形去相辨，多少有些矛盾吧！但自那時的物質和人生方面着眼，那「茅茨不剪，采椽不刊。」倒也仍有些可信，這些和那些，當我們還沒找到明證時，且任牠迷離下去了。

堯讓天下給那個賢明的舜時在明堂，因此明堂便成了彼時最進步建築物了。雖是用牠來作祭祀等。卻不可掠竊牠的藝化底美點，如史載：「堯終於明堂」，「舜堯天於明堂」。

其實那三代的廟堂制度的完美時期還得去看看周代，周代頂重要的建築物便是明堂了。雖那個時代前的宮室建築未必不在漸漸斯得進步和燦爛着。這其間，對於戰神的火雨血花的洗禮自然很有相當的影響。

現在，我們且說那有關於明堂的性質罷！牠專是用來祀天，祭祖，以及朝諸侯之用：凡是一個國家要與什麼大典時，都在明堂裏舉行，明堂大都建在一個四圍平擁綠痕底的場中央，內設祭屋，為天子之位，外面四周有四個門。據月令篇上的記載，在中央的是太室，四方再建青陽室，總章，玄堂三室，明堂是單單指前面的一室能了。也有說，「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因為牠底位置是偏向明亮的那面。總之，明堂乃當時天子之堂是不謬的。

當夏天在知了們的交織聲悠悠地來時，一個怕熱的天子當然也想避暑了。當苒苒月兒初上柳梢頭，含笑地飄灑牠底柔淨的銀輝浸浴在大地時，帝王們便可安適地居住在明堂，享受那習習的微風吹拂着陣陣的幽涼，更可悠閒地看看那一個個姣姣的宮娥在翩若驚鴻地「素扇撲流螢！」添得一番旖旎的情致和沈醉的盤面。明堂中央一室該是太廟吧！

在考工記裏什說，明堂平列着，共有五個室間，大戴禮的記載是這般的：——

明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環以水曰辟雍（即古之太學）——

於是明堂在周代的真面目我們已可窺悉到這些些了。如詩人汪中和近人王國維都有關於明堂的詳細底考證和所繪的圖兒。那周代的明堂便是勇敢地脫離了夏朝的影制，使我們的建築藝術能暫時一放異彩，雖是漢代

的明堂要比牠高明，可是周代能將一座普通的神殿來象徵宇宙間的萬象，說來真可令人驚佩呢！明堂的外面又有了一個靈台的建築，牠是專供人們觀察天文和氣象的高台的。詩大雅上面的靈台篇是如此地：「鄭箋云：天子有靈台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

當時人民的思想，文化，和民族底特性，我們可從他們的建築那兒深深地窺探到一般了，雖有許多處已無法考證；可是你們別小看了古人啊！他們的思想和果幹，確有好多地方比受了科學薰陶的今人要高明得多哩！

丟了明堂不再說，那廟宇的建築也不劣於明堂，在那時，爲了人們的崇祀神祇和祖宗的思想已深深在腦海裏泛湧多時，於是，那種建築便早已顯得雄偉和壯麗了，老實說，明堂只是天子的私有建築。卻是廟宇，倒是大公無私地供人民出入的。

廟和殿閣的建築在那時，想來也不過是「暈飛式」的屋頂，當沒有磚瓦的問世時，那種茅茨蓋頂的形式也不過如此，絕不會像而今的琉璃瓦似的金碧輝炫，因此，我們暫不去考證，且待另一章裏再談別的了，因爲三代的廟堂仍很顯得簡陋和樸實呢。

想不到，在原始時代，人們的穴居似的野蠻生活，竟會進化得這麼地快，當時人們出沒在叢叢的荒林和水澤，一味的追求漁獵，頭腦看來很簡單，只知吃飽了便睡去，渾渾噩噩跟着天地萬物在打昏旋兒，似乎絕不會有種種妄想萌起似的，可是，他們的思維在慢慢地錯綜，希望在一天天增長，到了周代他們的思潮已成了異常奔放的境地了，當我如步般想到這兒時，不由暗暗惹起這麼一個莫明其妙的玄念來：

穴居時代竟過去得那麼地快，
宮室，廟堂，偉麗的建築，
掃盡原始社會居住的世風，
讓祖國的建築在遭過多少的血雨腥風裏，
你且咬緊了牙關在暴風雨裏洶進，
往事的回首雖添不上你的惆悵在心頭，只是前途漸在閃抹黎明底新曙。

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建築圖案

我們中國的春秋時代，是從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三十九年，在這期間，前前後後共有二百四十二年。那時，簡直可說是每個諸侯據割土地，鬧得亂紛紛時代；若要詳細地去數數他們底國家，真是大大小小，不知多少，雖是牠們時時在相互地併吞着，那麼，當年的宮室繁

糟到怎樣地步，已可想而知了；祇是那時沒有一個有心人，肯替牠們經意地的記載出來，但事實上也許還使後世的我們極度的失望吧！

孔子有云：「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可見周代在春秋時代的文化學術和技藝，發展到如何境地了，若是這樣說來，那麼秦代的那些大建築，該是集春秋戰國時的建築的大成吧。可惜沒有相當的詩歌，來歌頌和贊美那時怎樣燦奇的建築，使我們覺得建築在春秋時代，整個地染上了一片蕭瑟深秋的淒清意味。

當時最繁盛的建築，除了明堂，壇廟之外，還有墳墓等，都顯著牠們蓋世的豐采，可惜那些遺跡幾乎已沒有留着人間，徒使我們望長空，興悵惘了：回顧秦代偉麗的建築，金碧輝煌，建築材料，也許已採取了木和磚的混合制，不過那時的磚沒有像漢代那種模樣；如屋頂蓋一瓦片，地面鋪甃磚，隨處還加以雕刻，外部更塗飾以美麗的色彩，已可知道中國那時建築法的特性了。

關於宗教建築，若是祭祖先的便建廟，崇拜自然物的便建壇；這些，在古人的心目中很濃厚，不像今人似的，已激起了輕視或漠然的感覺了，

先說「壇」吧！在土上裝了石，又種植了樹木。——關於植樹的情狀，孔子門人宰我答哀公問社：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至於那個「栗」字，還似乎含有令人有戰慄的意味，那種答詞曾遭到孔子的責備；可是，那廟壇建築的威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現狀，這是一般人所共知的。

至於「廟」，太古時代已經產生了；牠是屬於宮室的一類。據古典，堯時已行五帝的廟祀了，唐虞二世的人民稱作「王府」：其他如夏之世室，殷之重室，周之明堂，都是同樣的理由。

那時的廟壇建築，已有造像來代替牌位了。譬如越王何踐追念范蠡的功蹟，特在那裏鑄了一個金像。宋玉作的楚辭招魂篇中，曾寫到：「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這是追慕屈原而曾造像的概況。

聶宗三禮圖曾談到那時的宮室：「王者有六寢，路寢在前，就是正室，寢居在後，分為五室，春居東北之室，夏居東南之室，秋居西南之室，冬居西北之室，季夏居中央之室。」這些考證，使他們所得印象仍很莫明其妙；單就我國北部氣候來推測，也顯然有些不合理。其實，那時的建築雖在任何奇妙地變化，總逃不了左右相對稱似的整齊，那和我們古詩人寫詩喜用駢驪和叠韻一般作風。

中國住宅的古來今往的習慣都如此：周圍是牆壁，

前面開門，就是屋子的門階也不很多，這也許很受了當年盜賊衆多的影響吧！

我們在這裏還可想見那些平民們的圍牆都不到一丈高光景，這是地位高低，很明白的顯示。子貢說；「譬之宮牆，賜之牆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天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可見那時的天子的宮牆，竟有數十尺之高。

當時的建築都用良木來雕刻的，普通泥土與磚築之牆，都用有色澤的漆用來塗掩，記得孔子的門人宰予午睡時，被他的老師這樣切合地責罵：「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可見那時的房屋的門，每個大戶人都有好幾重；至於宮室更可想而知的了，因為門是以身分的高低而增減的。

陵墓建築，在上古時代便已風行，可是他們的葬禮很薄，建造自也不很考究的了。

至於葬儀，在周禮上說得繁複，在已沒有帝王時代的眼前，我們且丟開了不去附談：自周至春秋，墳墓廣大了不少，那葬禮已無疑地顯得隆厚多了。

那時，在陵墓那兒漸有石人石獸等的點綴了。在周宣王時，仲山甫的墳塚前，有石羊石虎，可惜這些遺物在拓跋魏時代，都已潰碎毀盡，使我們沒法去捉摸牠。到了春秋時代，便有石人了，那時的晉文公曾向周襄王請求在陵墓那裏設隧道，不被許可；其實私下裏早已僭越地去建造了。漢時廣川王時發掘到晉靈公的墓兒，那墳墓的四角全是石狗，更有男女四十多石人捧燭侍立着，我們可在西京雜記裏見到。

此外，除了這些，更有華表柱和石鶴石鳳等作品，越王句踐時代的大夫文種之墓，在廣州東面，便是那麼地的；在述異記裏曾很明白向我訴說。總之。到了春秋以後，那陵墓建築已漸漸地傾向牠們底奢華的前途了。

古代的陵墓建築，現存的已不很多，形式也只有圓丘和方丘二種，據說周文王的陵在咸陽北十五里，作長方的梯形，大有二百七十五尺至三百二十尺，高約六十尺，頂而五十三尺到一百五十四尺，周代已有如此宏大的陵墓，在我的心目中似很難確信吧！

現在還得談到吳王闔閭的陵墓，在姑蘇城西，名叫「虎丘」，據越絕書上所說：那墓塚在吳縣閶門外，名叫虎丘，牠的下面有池沼，足有六十步直徑的環圓，水深十五尺，桐棺之重，澒水六尺，形式更見得很奇妙：「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有盤郢魚腸之劍，卒十餘萬人治之，臨湖取土，葬之三日，有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云」，如今，牠的原形，經了二三千

年的悠長歲月，恐已改換模樣了吧！至於上有一塔塔的屹立，那是明人所造的。

於是，進入了戰國時代，那些華美的建築已到了破滅的時期了。這樣地直延排到秦代，剛有了牠們將理的一天，雖是那時建築在另一個場面裏做在勃興，我們卻無法一一見到古人的文字記載了。當時吳王夫差爲美人西施藏嬌，建了一個「姑蘇台」，可惜唐人的詩歌上已很少吟詠，我們且從略了。

張開了考古家的慧眼，運着藝術家的一點小靈感，且看我們的建築史進述到另一個燦爛又鮮美的宮室底黃金時代吧！秦始皇似在冥冥中向我們作傲笑了

第五章　秦漢時代的幾座大建築

在風雨連綿飄搖的夜未央，傍着孤燈，我讀到樂府陳琳底「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你可想到，當年築長城，在如此浩大又瘋狂的工程下，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的生命，讓白骨沈冤地埋在城牆下，介後人憑弔時，感到一陣淒涼又辛酸的滋味，和那同情淚的共鳴。其中更有無限的哀情臆意的故事，如孟姜女底「千里送寒衣」，「哭長城」等，這些故事的有無我們暫不去細論，且看無名氏的「飲馬長城窟行」中：「靑靑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那很可想見當時的多少思婦淚呢。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大興土木的最顯著時代，在那時的建築上很多牠的特異色彩。

有個叫西倫的瑞典人，曾收羅到周文王的陵墓圖案，建造得十分簡陋，到了秦代剛有高五百尺周圍一千八百多尺的陵墓底巍巍建築，那正是一個人想表現他的靈魂崇拜的可笑心理，如此規模宏偉的的建築，秦始皇眼巴巴地看他們底造成，那種觀念是多麼地矛盾呵！因爲他想永遠地烏龜般的不肯死去，還要這麼累贅的陵墓幹嗎？

秦代的宮殿，規模大的竟有三四百餘里的廣浩，就

是桀王瑤台和紂王的鹿台也沒如此地奢靡吧！這些括盡民間脂膏的暴行是該責駡的，雖在建築史上，他不能算是一個罪人，況且，每當他征服和併吞了一個小國後，便在自家的國境造座宮殿；據史記述及，始皇在僅六十餘里半徑的京城內，營築了二百七十座以上式樣不同的宮殿，那就是說，他征服了多少國家，便造了多少的宮殿作紀念，史記說秦代宮殿之盛況如此：「關中計宮三百，關外計四百餘……」

市場建築在那時代前很少見到，在秦朝，卻已很盛旺了，那正是秦始皇看重商業的意識斯露，頓使那些「詩云子曰」的書生們沒立足的地步了。「焚書坑儒，」摧滅我祖國的當時文化，此舉眞是多麼地空前！

秦政在十三歲時登了秦國的王位，約在紀元前二四七年光景，他便實行大興土木了；在新都咸陽（約離今咸陽東六哩多，今西安西十哩左右）從事建設，漸漸地擴大起來、在渭水的南岸築一座「興宮」並在那兒架了一座長橋以通王城，又在城北建了不少的宮殿，懷着一顆不可羈的野心，事實上，當戰國時代，七雄爭奪地盤當兒，那周代的建築早巳到了一個破壞和毀滅時期，怎不使秦皇在建設上有了那種便利和騁意呢！

建築與文學，在今人的眼中看來，多少有些深切的關係，當時秦始皇請了不少學者來助理設計，使他們從文學上的企求，轉向了另一個新途徑，乘暇專心去研究他們底建築，使王宮的式樣和裝璜在華炫地進步着，要不是，這些藝術化的表露間從那兒來？

阿房宮，我輕忽地提起了牠，誰也不會陌生吧！牠是秦代最偉大的宮殿建築啊！直到始皇死時還沒有完竣，關於阿房宮的記述，任是每個莊疏家所說各有不同，但牠的無可形容的華麗和莊美底概況，卻是總口贊通過了，至於那唐代的「十年一覺揚州夢」的多情的三生杜牧，他所寫文辭旖旎的「阿房宮賦」，全是根據那些莊疏家的所述求融洽了，變成如詩如畫般的意態，你可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

於在之粟粒……直欄橫檻……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

也不知是否那樣，「中國建築史概論」作者礪開森氏所說，秦皇很想和西方各國相競爭，他的臣子告訴他什麼地方有如何精美的建築，因而激起了他的建設慾望，因爲中國的精美的建築物似乎要比地中海之東和亞海南岸的諸國出世得稍稍遲慢，可是，他的不摹倣歐化是最可欽佩的。

阿房宮在三輔黃圖述其制曰：「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觀，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嶺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見五大旂；以木蘭爲梁，磁石爲門；周馳爲複道，渡渭屬之咸陽，」……

說來有些像做夢，這些宏偉又金碧煇煌的建築物竟到那裏去了？已無一毫殘蹟在人間遺留，說來又令人咋舌，火燒三月剛消滅，不由使我頻起這樣的癡問；——

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項羽！

楚霸王的當年眞怕回首。

燒盡了阿房宮，白費心思，太無意識；

江山底美夢依舊成了泡影。

鍾情了一個虞美人，軟化了你的英雄志，

困圍在四面的楚歌，

烏江自刎眞可憐！

只留得你的「垓下歌」流傳到今世。

可惜那個「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壯士荊軻沒有刺中秦皇，要不然，他和秦舞陽二人勇烈地進入了秦宮，一定會有那些逼眞的垂留千古不朽的記載哩。

於是，老百姓們舉起執竿伐木做武器，揭起了義旗革命了，使這個儒夫似的秦二世胡亥從王位爬下來，便宜了那個白衣的亭長的劉邦，基立了一個別開生而的漢朝，文學史上的「大風歌」便是他的當年得意之作。

且來談談漢代吧！漢高祖（紀元前二〇六年至一九四年），他在長安建新都，在城東造了長樂宮，城西造了未央宮，這二宮都是蕭何在城牆未築時便開始督造的，到了漢武帝時（紀元前一四〇年至八六年），在城外又造了一座建章宮，城上架了一城長橋，可以通未央宮，那三個著名的大宮在黃巾和赤眉賊的造反時都沒有遭到毀壞。

建築史底最光榮時期，當在漢朝以後的受了佛教輸入的洗禮，頓使我們的建築在那個混交時代放起牠們的異彩，那作風已由禮治進化到宗教藝術的奇蹟裏了，至

褚敦禮碑顯慶元年　張胤碑顯慶三年　蘭陵長公主碑顯慶四年

許洛仁碑龍朔二年　杜君綽碑龍朔二年　清公主碑麟德元年

李靖碑顯慶三年　尉遲敬德碑顯慶四年　紀國陸先妃碑乾封元年

馬周碑上元元年　阿史那忠碑上元二年　李勣碑儀鳳二年十月

乙速孤神慶碑載初二年　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三年

唐儉碑開元廿九年房玄齡碑　褚亮碑　張阿難碑

牛秀碑　姜遐碑

新出土昭陵碑目

宇文士及碑（貞觀三年）保知節碑（麟德元年）房仁裕碑（年月泐）

越國太妃燕氏碑（咸亨二年）周道務碑（上元元年）

唐高祖獻陵陪葬妃嬪諸王勳戚三十餘人無一石存者幾與莊陵端陵乾陵相同而臣下之陪葬者只有四于二李二藏八碑卽帖賈所謂獻陵八種也此外與歷史有關係者不過橋陵之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泰陵之高力士碑兩種而已

獻陵碑目

建築，也正和當時文藝思潮，同樣地進展到一個生氣蓬勃的新時代了。

第六章　受佛教影響的北魏寺院

中國的建築，從秦漢到了魏晉和南北朝時，有了一個劇變；因為那時受了外來的新思想的引誘和迫發，促使我們的建築藝術，放出一種絢爛而獨特的異彩來，這真可說是中國佛教建築的黃金時代：單看塔寺的建築，便已緊榮到無可形容的境地了，假使想談談宮室，那更北多了；祇是在前史上卻無法去羅致地寫述為憾。

關於塔和寺的建築，可供我們考證的那些代表作中，在晉代，南方有瓦官寺北方有開業寺。瓦官寺在那時的金陵鳳凰台，為晉哀帝所敕建的；據金陵志上的記載，瓦官寺就是梁時昇元閣的古址。古碑上是這麼地說：晉武時建以陶官地，在秦淮之北，故名瓦官，至「瓦棺」二字是後人所誤傳的吧。那個寺內，更有瓦官閣一座，高約三十五丈，那裏更繪有顧愷三之維摩詰像的壁畫，曾經哄動過一時的藝壇；於是，寺壁的佛畫，便在那時盛行起來了。李白的詩上，曾有這麼地形容過：「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如瓦官寺。」

那時的建築工程已漸由土作，石砌進展到磚砌了。因為土作確不很高明，既不雅觀，又不堅牢；石頭太笨拙，把大小方開的各個堆砌在一塊兒，真麻煩而費時，那佛寺建築，在我們的心目中，似乎勃興得怪迅快地，你可看到那洛陽的伽藍記便知自漢末到晉永嘉時，已有佛寺四十二所了。到了北魏，在他們的京城內外，漸增到千餘座了。單以名稱來看，便如一個個西瓜虫似的有了一大堆，怎不使人咋舌？在那時，南方一味盛造寺塔，北方拚命建築石窟，石窟的陳蹟在眼前底人世間，還遺留着很多很多，且為中外的美術家所重視和贊談。可見在六朝時，我們中國建築的美術思想，已到達了濃烈的情況了。

我們單去看看北魏吧！當時最享美名的是胡太后所建的永寧和寺中的九級浮圖，內外的雕飾多是富麗堂皇，莊嚴大雅，使那建築顯着無限的奇巧和壯麗，實是劃時代的傑作，後面是洛陽伽藍記裏摘下的一節：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而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洛陽）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築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

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上鐵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在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之軀，織成像五軀，作功奇巧，僧居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鎖綺疏，難得而言……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五胡人也，自云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週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

粗讀了已很使我們驚異那建築物的奇麗了，那末當年眞跡的壯偉是可想見萬般了；不過洛陽伽藍記是形容不出牠們底萬一，說也可憐，這些殘蹟已沒一些些遺留人間了，都在那永甯和永熙三年二月裏的火災下遭了他底不幸的命運了。

那時南朝的佛寺建築的代表要算一柱觀，建在松滋縣東丘家湖中，現據諸宮故事的記載：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於雞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號一柱觀。」

南朝的寺院建築，還有江陵的天皇寺，金陵的安樂寺，以及光宅寺，大愛敬寺，同泰寺等，當時一般寺塔的建築，多有石刻佛像，如北魏皆公寺彌勒像下的一碑，刻有二個和尙的像，我們卻來描摹牠一下：

光禿無毛的濯濯牛山頂，
而上的表情常是固定的微笑。
盤膝坐了，內心兒是否在顫抖？
背後的那隻蜷毛蓬亂的怕人石獅，
兒狠地蹲着，吐舌張口想吃他們吧！
你們，一個合掌念經，
一個左手抓住了圓盆，右手在幹什麼？
取一枝香在爐中點燃，
爐上的荷花怎沒有噴香！
不會有河邊的浣衣少女來凝神向你請盼，
冷寂的青燈古佛，又是秋雨的悽迷，
長夜漫漫的相思淚，滴到那個壇上的圓盤裏……前程難自知，孝昌三年的事物漸非，

無可諱言地，這些石刻的佛像，自然是感受了那時印度建築的濃厚色彩了；誠然，往後牠影響到後世的中國宗教建築藝術上很大，這點很可令我們注目。

在北晉，石窟建築早已在盛行了。敦煌石窟（莫高窟）和千佛巖是多麼著名的代表作，到了南北朝時更其風燦着，在我們中國內地的最著名的石窟，爲山西大同縣的雲岡石窟，和河南的龍門石窟，這些古物在幾年前多存在着，不知三年來的烽煙瀰漫，這些值得瞻仰的六朝建築，是否還在火雨血花下飄零？我們正十分關切和懷念着。

雲岡石窟的工程開始是在和瑞（西元前四百十四年）到正光年間（西元前五十二年）剛剛完成；據魏書釋老志說：「曇曜向帝於城西武周山鑿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這些，你們可以在這兒圖中窺見一般了，石窟壁上，有了雄壯富麗的雕刻和裝飾，自是萬分偉大了。假如和印度的亞迦坦(Ajanta)石窟相比，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可是，這些石窟的開鑿，很有些受外來的佛教影響，因此時印度的 Nask 和 Karli 等石窟的建造，很容易引起北魏時代建築家的模仿性。這一點，北魏在崖壁開鑿石窟，和印度似乎有些相類吧？

於是，到了北魏的孝文帝時，因爲遷都洛陽，便使那些石窟由山西大同的雲岡移殖到河南的龍門了，在魏書釋老志上面曾記載：

「景明初，大長秋卿白整營石窟二所於洛陽南面之伊闕山，石窟高約三百餘尺，在永平（也是宣武帝年號）中，中尹劉騰復造石窟一，共有三所，前後用工約八萬人。」

龍門山的石窟最古的叫古陽洞，也叫老君洞，雖然不很可觀，那面的石像卻特別多，多得幾無立錐之地。自太和到東魏，武定五十年間的製作都會集在那裏；洞中並有造像銘的拓本，曾流遍海內，供每個愛習書法人的觀摩，那些佛像所活躍的恣態和種種奇觀，跟山西雲岡的很有些相同。至於比較精巧和奇美的，便只能首推賓陽洞了。這些偉大的建築，由宣武帝之景明元年起建造，至孝明帝正光四年止，在二十四年間，其用工匠八十多萬人。

可是，那國粹的淪亡是足使人痛惜的，龍門的石窟寺，現存有北魏齊唐宋所刻的石像，據民國五年的調査，那些陳蹟還有九萬七千三百零六尊，近年來卻時時遭奸人偷買到外洋去。至於這年頭，在那還沒走完漫漫長夜的風雨狂暴的大時代，更是不堪設想了。

當時北魏的寺院的衆多，眞會得使人有此異感，據傳共有一萬數千所；你想，單以他們的名稱來說，已是無法說盡了，怪只怪時變境遷，前塵都化做夢幻似的可

驚愕。那些古籍記載又如此迷茫地。我很切望在六朝盛行的駢驪文處有所新發發現，只是文人們寫述的太少，徒使我們失望得很，祇有緊盼着考古家們能注意這點，來找些奇跡吧，我們暫且靜靜期待着！

這裏獻一首宋時周美成的「西河」詞，描寫當年南朝的金陵是怎樣地不堪回首了，那和我們的建築史似不無有關：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古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迹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人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第七章　歷史上放奇彩的唐代建築

在魏晉，南北朝間底佛教建築的黃金時代，正如一個少女底芳顏，青春不能長駐人間似的。到了盛唐時，牠的繁榮時期漸在過去，衰退，正如兩鬢添霜的張緒，當年底綽約和英俊是不堪回首了。

還算好，在隋代的短短幾十年間，佛寺的建築倒也發達，只是，可供我們考評的已寥寥寥的晨星，這裏不再繫述牠們。

隋文帝，他倒是賢明的，他統治了我們的中原，把秦始皇時築的長城大事修添在中國政治史和建築史上佔到了光榮的一頁。

那時的寺院(隋文帝元年)，凡有壯貴的共十八處，並且，那寺裏還能容得下一百三十尺高的彌陀佛座像，那寺院的崇高可想見了。

隋代的塔的建築，爲了年代底久遠和文獻上缺乏記載，眞使我們茫然無可考，但，我們卻能在那過渡時期的唐代鑑見牠們底雛形。

當時有個叫何稠的發明了綠瓷，使那宮室的屋頂更其璀燦和華美起來。於是，人們不再喜愛那最初時代的無色彩的黑色蝶瓦了；只任那落伍的東西流入民家，在隋煬帝時代，江都的那些行宮底屋面都採用綠瓷，那末，建在京都宮殿便更璀美了。

隋煬帝，畢竟爲了大荒淫又奢縱，以致把國家輕葬地亡掉他更爲了看瓊花，特地開了運河，乘龍船到揚州，更爲了那些拉船枝的女子們在夏天，粉汗汚了嬌顏，便沿堤遍栽了楊柳，綠葉成陰。這些故事，差不多誰都分明瞭。他雖爲了意志的昏沈而拋掉了那錦綉似的美麗江山、被後人們笑罵，在我們的建築史上，他當然

不能算壞・他那時代的宮殿和寺觀建築，在眼前也早已灰飛烟滅似的可憐了。唐代的李商隱（義山）那二首詩在對隋宮作輕描淡寫，且看。——

紫泉宮殿鎖烟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陽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另一首是七絕，「乘輿南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

於是，天下怎不因而大亂，便宜了那個李淵，唐高祖的當年是恁的威風呵！在他的武德三年五月，有一個晉州人吉晉曾對他自說，他那天做夢，在羊角山遇到老子，叫姓李的子孫替他建道觀來奉祀他（即太上老君李老聃）。因此，在那唐代，便只有崇奉道教的建築與盛了。在那時，整個國境裏的道觀竟有一千六百八十多所，可惜牠們的樣式還有些襲佛寺，很難顯見她們底特異的作風，和不可一世的神采，在中國的藝術史上，那似乎有些不足道吧！

西京舊宿傳上的記載：「寺觀之中，圖畫牆壁，凡三百餘間，變相人物奇蹤異狀無有同者，上都興唐寺，御註金剛經院妙迹爲多。又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賢西面廡下降魔盤龍等壁，及諸道觀寺院，不可勝記。皆妙絕一時」，到了宋代，便計有唐時的道觀壁畫八千五百二十四間，可見那時的壁畫也是多麼地風行哩！

唐代的道觀建築稍稍有名的是玄都觀。在「全唐詩話」裏曾見到「唐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君子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因而他被稱作「前度劉郎」；這也和「綠葉成陰子滿枝」的『三生杜牧』同樣情形，除了這，更有許多被人自作淫祠的建築也風行一時。

唐代宮殿的建築沒有寺觀那末地多，也沒有什麼特異的色彩，只是繁多一些罷了。這些，在那個時代的詩人手筆下多有着那細膩的描寫，爲了沒有現實的圖型可供考證，我們也不再空口說白話了。那集靈台，是唐明皇時的建築，也許是很被詩人所稱道吧！張祜曾這樣地寫過：

「日光斜照集靈台，
紅樹花迎曉露開，

昨夜上皇新授籙，
太眞含笑入簾來。」

唐玄宗時（西元七一三年至七五六年），他在城內又造了太極，大明和興慶三座宮殿，在城外驪山脚下建了華淸宮，是給他的愛妃楊玉環住的，在那裏附近，更有溫泉數處，還眞可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逍遙鄉村生活的皇宮，「華淸宮溫泉賜浴」的旖旎又香艷的故事差不多誰都知道吧！後來唐朝還都洛陽，「上陽宮」也是那時的重要建築，白居易底「上陽白髮人」寫得很淒婉。

可是，在那深深的禁宮裏，曾埋沈了多少紅顏千古薄命的宮女，有張祜的「河滿子」爲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和元稹的「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這些怎不一一使那些兒女的哀情籠上了愁雲慘霧似的，我們向那封建時代回首，眞要喟然興長嘆了。

唐代的塔的建築，我們還可在岑參的與高適薛據登慈恩浮圖」詩裏看到了牠的特點描寫如：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宮，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靑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靑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

那也許便是一般所談的大雁塔吧！大雁塔的全程是足有七層，高二百多尺，牠的第一層面積是八十三尺平方，漸漸地小到頂部，使成了一個錐形：向白雲瀰漫的雲天高聳，是恁地含有藝術風味。

小雁塔雖也有十三層，卻是磚材較低，平方也不很大，表面上不分間，形勢的減收下緩上急，成了一個礮彈式，酷如民國十三年沒有圮倒時的杭州底雷峯塔。

現在又要談那個時代的陵墓建築了。且拿太宗的昭陵來作代表位於陝西醴泉縣的九嵕山，唐書上說是貞觀十一年，太宗在位時的作品，醴泉志還說昭墓有獻殿，後殿，下宮和游殿等建築物，周圍還有二重門，更有陪塚一七七個，多屬於王孫公主和后妃，嬪，嬙，及，功臣們的。陵前的石人石獸竟比前幾個時期多了起來，計有石羊石駝，石獅等。陵北有石屋三間，在那裏可見到六隻駿馬和十四個人像，這，眞有些空前吧！不知在這個風雨狂飄的大時代，還能找見那些殘物的遺跡嗎？也許因年代的久遠而風化了。

唐陵的形式和漢制有些差不多，在碑碣上更有各種奇美的雕刻，牠的頭和坐落都有定制，如三首以上則首

用蝸，坐用跌鑑，碑高九尺，周遭雕刻了花紋，是以品級和門第的高低的增減的。

寫到這裏，我們對於唐代建築的研究，已可想見牠的一般放奇彩的情景了。同時，那時獨多詩人，詩人的心境可有些奔放的，他們的作品似乎最多藝術化的流露，這對於那時的建築也多少有些影響，同時更可見到我們古人的藝化技巧也不弱哩！這裏介紹韓翃的「同題仙霞觀」詩，使那時的道觀建築有了相當的華綴：——

仙台初見五城樓，
風雨淒淒宿雨收，
山色遙連秦樹晚，
砧聲近報漢宮秋。
疎松影落空壇靜，
細草春香山洞幽；
何用別尋方外去，
人間也自有丹邱？——

那歷史上的唐代建築，眞是多麼妙美地在放起牠的萬般絢爛的異彩呵！

第八章　樸實的宋代土木工程

到處溢充着的是靡靡之音；
靜空裏盡是飄拂着脂粉氣息——
人人的意志都呈現着消沈；
看家亡國破的陰影已逼在肩梢！

· · · · ·

李唐便是這樣地把江山斷送了的，到了五代十國説亂中原的時候，那個時代．在文學史上正是詞的衰敗和詞的勃興時期，差不多每個君臣和民都愛寫那側豔和淫媚的詞，播成樂曲的歌唱，如李後主在城破時還是在寫揮淚對宮娥……」這國亡與身做俘虜也可說是活該；任是前塵不堪回首，也只是「空憶江南」了．蜀主孟昶和吳越王錢俶也都如此。

北宋和五代，在政治史上是二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卻是一個時期；那末，牠們的建築史將是進展到那個時期了，我們且不耐煩地看下去：

有好多人是這樣地說：在五代，中原的文化，盡付戎馬，雖有佛寺和佛像的雕刻，也只是唐代的餘波了。

那時沒有驚人的建築物出現是無可諱言的；可是，那時的宗教建築卻轉向到浙江方面來了，吳越的塔寺都在擴大和普遍地建造着，似乎那佛寺的建築正在一度復興着，「金石索」裏曾如此地說：錢武肅王所造的浮屠，竟超過燕蜀荊南的諸國。單就杭州的一隅看，便已

有了八十八所。那樣數個的吳越十四州底宗教建築怎不因而顯得巍巍奇觀，在暗晞裏放起奇彩，這倒是個疑問。

爲了錢俶的崇拜佛教，便頓使吳越王的宮中，成了烏金爲瓦和繪梵文的現狀，那塗金的塔(Tower)，眞是怎樣的奇觀啊！

在五代和宋初間所建的塔，在西湖的而今，還有昭慶律寺，保俶寺塔，靈隱禪寺，上天竺寺，煙霞寺和六和塔雷峯塔等，不知是否還在這風雨飄搖的大時代倖存，西子湖畔的秋草。抹了幾點血腥，魔影幾時才見淡消？很使人想起了她們底當年。

雷峯塔是當年重要建築之一，其作風和形態的雄偉，確可使人起敬慕；不幸在民國十三年爲了鄉人挖磚的迷信過度，或是年代過久而傾倒了，至於牠的建築，在武林梵志上有這麼的一段記載：

「塔在淨慈寺前，宋郡人雷氏居焉。錢氏妃於此建塔，故又名黃妃塔，俗以其地嘗植黃皮，故又名黃皮塔。」

牠的位置在西湖南屏山下一個小丘上，湖濡雜記：「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檐級皆如童然赤立」牠的原形本是八角十三層的，很有些和大雁塔的磚材和彷彿。

臨朐的仰天山和嘉祥的七日山上造像，都可算是北宋時代的代表作。在五代時，中國曾一度滅法，被燬去的宗教建築竟有三萬多所，直到宋統一中國後，剛漸漸復興；那時的道教建築也很顯著的繁榮，如宋徽宗自稱道君皇帝便是一例。

那時，更因中國的古典式建築受外國的不少影響，像印度佛教傳入後的河南廟宇建築，陝西歐式的祭神處，以及那回教的傳道者進來——多少使宋朝的建築式樣有些變更，雖是如今我們能發現的卻很少。

於是，在西元一一〇一年至一一二六年，當北宋的徽宗時代，有個被嘉獎的建築師李明仲，著了一部八大卷的營造法式，則詳述古典及歷史上有關建築名辭之定義，牠的最驚人處，是有價值地將中國過去有經驗的藝人和工匠等的實際工作記錄下來，內容又分壕寨制度，大木作制度，采畫作制度，磚作制度，窯作制度。泥作制度，雕作制度等，該書更附有不少的圖樣可供參考，那種著作很有些空前，頓使我們中國的建築到了一個完美和有系統的時期。驚人處便是李明仲以前，中國並無一個建築師出現，而仍有那末驚世駭俗的建築造就，眞使好多的外國人贊羨哩！

可是，在福開森著的中國藝術綜覽第七輯中國建築史概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已由毛心一譯成中文，在說文月刊二卷四期發表）裏，講到營造法式便有些如：「所認爲遺憾的，就是該書未涉及到中國篷帳建築和中國文學理論，這的確會使外國人毫不猶豫地要發問：中國歷史上既有屋架結構的記錄，爲什麼卻沒有古代中國遊牧居民所住的篷帳一類記載呢？……？」

佛教建築底復興是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跟着牠便出現了不少的浩大工程，如開寶寺中八隅十一層的浮圖，此塔在杭州，費了八年的悠久歲月才告完竣。在塔的上面，安置了三千佛像，下造阿育王分金利像，同時又修飾了峨嵋山的普賢像，都站立在這塔上；雖然如此，但宋代的土木工程，真可甘脆地說一聲是「樸實」的。

當一個人看膩了那旖旎和瑰麗的花草漫爛底明媚春光，便想有一個恬淡的清秋天氣來換換口味，我們底建築也會如此：到了宋代，那我國的建築便因而由繁華，壯麗而演化到簡樸和雅淡的境地了。

關於宋代的陵墓，我們可在日人伊藤的記載裏找到一個簡淡的輪廓，宋太祖底永熙陵，在河南鞏縣西南之高台上。地圖上的建築底大部份似已被金人破壞無餘，只有門址和石人等還存在着：「一陵道最南端有神門道址；北去百餘尺爲第二神門，今稱乳台址，址內神道兩行，相距一三〇尺，處立石人馬等，石華表一對，石象一對，石馬石鳥一對，石猿一對，石虎一對，石羊二對，石人三對，石文官像四對，石獅一對，石武官像一對。再北四百餘尺，有第三神門遺址，今名鵲台」。

再向北而過去了二七五尺，便是那陵墓的基址，墳的周圍更有着方形的牆面，那墳兒的形式是截了頂的方錐形的，看上去很純樸，而有牠底崇高的美點，每邊足足有一百七十五尺長哩！陵地的四角尙有甬台的遺址，他的體態和生趣已比得唐代的有進步了。

那時候的宮殿，在一般的記載裏能見到的眞如寥寥的晨星了，也許在宋人的詩歌裏而還可找到一些斷片零碎的殘跡和餘影。只是，宋人的文學最盛行的是長短句的詞。詞是歌詠自然和追求美人的至性流露，如柳永的長調，凡是有井水處的人民都會傳唱下去，那末這「詞」在描寫建築上的，便會很使我們絕望了；可是，我曾翻讀了許多書本，並沒找得一些淡淡的印象來呢？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得好貌容？」不知那個紅臉小子宋太祖沈緬於酒色中的「桃花宮」是怎樣地，我們很渴望着有個詩人肯供給這些好例。

可是，我們仍是這麼地想，多了一個宮殿，便多使

一個女子沈寃在那萬丈深淵的黑地獄，並且，那帝王們的送掉河山便會如狂風下的燭火似的，幻滅得更其快；假如說句夢話，如果眼前有帝王，我就第一個不肯做他的臣子，五千年來的古國，照嚴格的眼光看來，差不多歷代的帝王很多是昏君，這並沒說得過分。

於是，每個人看吧！歷史上最沒用的是宋朝，任是出了幾個名將，也只是「杯水車薪」似的可憐啊。

以後下去，在這外患和內亂交織下，這宮殿建築便只有在破敗着！沒見好好地興築，「滿江紅」詞的作者岳飛，壯烈地盡了忠，死在風波亭上，不知那個亭兒是怎樣的建築，這小小的建築物，不由使我們想起了那漢時建築的浙江之蘭亭，牠們的屋頂，都裝置得很新奇，式樣也很各各不同，「長亭」和「南浦」，在古人的詩詞裏，都含有有一些離人送別時的情景，如柳七的：「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

最後，我們看文天祥唱完了「正氣歌」，從容地走上了「斷頭台」，在風雨的愁人天氣結束了那宋代的「建築史」……

樸實，簡美的土木工程。

一一染上了羊膻氣息；

暫時，她祇有在黑夜裏含淚泣吞了。

披上了那異國腥衣，戴上了假面具賣笑。

第九章 蒙古包脫化的元代

我們的建築，他已漸由遙遠的原始時代如夢般捉摸到元代了。

誰也不會遺忘，當元朝滅掉了金國，更將南宋的國土幾個兒吞滅了；一時，那成吉斯汗的本領倒也不弱，他東征西討，使中國的版圖頓時擴大了不知多少倍，連俄羅斯也被征服了。因而使那時的歐亞交通，開了一個特異底新紀錄。

只因好景不常，江山的美夢化成如天空裏一現的曇花似的迷茫，沒有經了多少年代，我們漢人又在一一振作起來，於是，那個可憐的元代，他遭了隋煬帝同般的命運，天下的英雄都在不感安分地反抗來了。

因而，寫元代的建築材料真有些太感缺乏了。你想為了那當代的華美的大建築物，都在烽烟裏幻滅了，那片片的餘跡，找尋起來真有些費時，卻是那元代固有的建築蒙古包（如帳幕般的住所），還可以供我們作些參考。

在那蒙古和青海等地帶，因為到處是沙漠時不宜耕種，使他們的生活不得不處於游牧民族的階段；因此，他們的住所時時流遷不定，構造也不能不特殊一些了。牠們底形狀是圓穹形，像個帳幕似的，用木材做支架，縱橫各有三根小樑木，圓頂和周圍，都採用毛氈蓋着，裏牆用小稜木做成方格式，有大有小，可高可低，門向東南而開着，掛以氈做的簾幔；至於那圓頂中央便算是窗的位置了，那裏另外蓋着一塊氈，晴天時將那氈兒揭開，便有陽光照入，使空氣清鮮地流通。為了他們的宗教觀念很深信，在帳幕裏面的上層往往放着神龕，他們

的一家；常是男女老幼住在一起。假使有旅客們經過那兒時，他們會很誠懇地留宿加以殷勤誠懇招待。在帳幕（即蒙古包）的傍邊，常用枯柴圍成藩籬，作爲畜類棲息的場所；還些，我們除了可在銀幕上看到以外，這裏更可忠實地繪些，以爲研究元代建築的人們作啓示。

元代的建築，使我們可以知道的眞少得如冬野底寒林裏的幾片殘葉，在考古家的心目中更無新的發現，現在只能就居庸關一例，略加以說明了。

居庸關在如今北平底城北四十里那兒，是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至元六年所建造（約在西曆一三四五年）。

牠的門，截頂圭首，帶有些拱形，那洞壁；那門拱，材料都採用名貴的大理石，光滑又瑩潤，諸多奇妙的花紋，眞是考究和美化極了。在形勢上看來，那個「居庸關」的建築是相當地雄偉，恐怕在前幾個朝代裏不會有着如此的佳象，那裏的女牆，也照樣是免俗的，牠改爲重台鈎闌式，牆面用靑磚和石材等砌成。

若要細確地去知道那時候的建築，也許西洋人要比我們知道得多，曾記得那時候有個意人叫做馬哥博羅的，在元朝做了官（江南副使），他回國後著了一部「東方聞見記」，或許，在那裏，倒有很多關於元代建築的描寫吧！

事實上也有很多原因，爲了那時的漢人，有志節的都隱避了，不肯向元代做官，更具有一番切恨的心理，以爲那元代的建築有些不屑談，因而就很少有他們筆下的記載了。

記得宋代的文學是「詞」最盛行，除了民族詞人辛棄疾的作風很雄偉和悲壯以外，其餘都是些寫旖旎風光和柔情的，那些詞，到了元代已被改成了「曲」的模樣，演唱起來自然更有意味，充分顯露那北人的固有的豪爽和粗偉的風習，我們的游牧民族當然也更如此了。

那末，我們很可在元代的文學上，在牠們底字裏行間，看出那個時代建築的一般作風，想來，那時的宮殿式並不會比宋代的高妙，綺麗和華奢的也不會很多。

北平在遼時稱爲燕京，在金代叫中京，到了元朝，又在那舊城的東北，建了一座新的城，名叫大都，後來這城被明朝的洪武帝劃做第一年明某（西曆一三六八年），不知怎的，被徐杲官拆了去，使那元朝的王宮被蹂躪不堪，徐杲眞可算是我國建築史上的罪人呢。要不然，元朝的建築也許不會被燬滅得絕無僅有，這其間，因此很少有人知道牠的詳端了。

老實說，關於元代的建築，我們只有向明代去追問，因爲一個時代雖有一個時代的建築色彩，只是，明代的建築絕不會立時脫離了元朝的雛形去激突化成特奇的體態，誰都知道，英國人的性情很愛保守，我們中國人也很有些如此愛守舊的，證之眼前的一般現實，我底話不會錯呵！

那蒙古包脫化後的元代建築，我只能輕描淡寫牠底概形了。

第十章　朱明建築的概觀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沈醉東風)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駐馬聽)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火過少，冷淸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沽美酒)

*　*　*　*　*

明朝便這樣地亡了，我們的漢家天下，竟如此輕忽地淪到異族手裏，飽從那說不盡的凌辱的哀苦，看了孔尙任的「桃花扇」，當年的金陵，那片片餘踪和跨世底繁華，眞令人有些不堪回首了，你可知：眼前的南京，在這風雨狂瀾的大時代，應是如何地變色了。落下你的幾點英雄淚，且悲壯地去追懷吧！揮戈重整那錦繡似的河山，正是我們底偉大使命呵！

中國的建築在明朝，遺物留在今世的還很多（經了抗戰後的現在不知怎樣了），如朝廟，陵墓，寺塔等。，在南京的宮殿建築，除了午朝門一門以外，差不多全在那太平天國底洪楊之亂時毀掉了。只有在北平，還有許多許多華偉和美麗的宮殿　，仍是明代的舊有建築物，一直存留着。

當然，中國建築史的巨輪滾到明代時，眞如一個人飽經了世事的滄桑，自然已有相當閱歷了，怎不有着牠們的進步和開展優美姿態的傾向，要不是沒有舊日滿淸侵略我們的話，那麼！我們正可實地去寫眞和欣賞　，如今，我們只有到「古都攝影」裏去神會和追求了。

現在北平的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便是明代最著名的大建築。

太和殿是中國建築中最完美的傑作，該地有很高的基地，四周有三個大壇，有石級可使人們踏步上去，地盤成了長方形，南北稍稍長些，作風很和歐西古代的羅馬建築相似。

這殿裏共分九間，中央特大，設有寶座，皇帝坐在那兒很可展望到二側的情景，太和殿內有柱廊，除了四角的柱子外，其餘的，都和建築物的棟柱相稱，我們可從圖中所繪的窺見一般，或參考佛爾脫(H.C. White)在一九二六年所著的「美麗底北平」中看到那些可愛的建築照片。

牠的平面圖可分爲東西三截，中截較闊，分截處位

有體大的圓柱，中部二邊的圓柱雖和二側高度一樣，卻稍大，比走廊的柱子高大，那些圓柱都是支放在那方形的柱石上的，並有支持分布屋頂重量的飛簷和托架，還有拉條連接牠二側，屋架直接放在柱頂，宮內的平頂，棟梁和軒緣，都刻畫着那花卉和雲物，如石榴，牡丹，芍藥等、式樣都設計得很美。雲形有連接圈，繖結鈴，重桑鈴，連接正方螺形花紋，楔栓形，釘形，麻布等，都是很精美的圖案； 更有仙女在搖曳着裙衫向空中舞蹈，和生態逼真的鳥獸等幻畫，那平頂除了中殿，都是劃成了許多小方格，漆着精美眩目的色彩，吸引人們的注目。屋頂和飛簷門頭等處也飾以璀燦悅目的顏色，增進那建築物的美觀。圓柱都彫着飛金加漆的蟠龍 ，看來，這是形式多麼精究和線條細膩的歷代最進步的宮殿建築呵！

中和殿就是明之中極殿，又名華蓋殿，那殿的形式是圓頂的，保和殿又名建極殿或謹身殿，都沒有太和殿似的煒煌和炫美。

就在那時，永樂王信任了袁忠徹的風水學，便專是選地建宮 ，僱了雷氏和梁氏二家來設計圖樣和監督工程，他們都是從南京生長，從明代到清代，一直世襲着過着建造宮殿生活，後世的雷氏便因而有了「樣子雷」底雅稱。那時的宮殿底屋面，都蓋了黃色的屋瓦或是綠色的瓦片，屋脊中間還飾了天色的火珠樣的東西，或是屋面上的鴟吻，懸了紫銅的長鍊，映着那色彩鮮美的屋面，很顯眩耀奪目，那極精緻的尾飾，正是歷史上最前進的宮殿建築的美點。

明代的陵墓建築，在南京有很著名的明孝陵，是明太祖的埋骨處，那陵兒可說是歷史上最顯著的，此外如北平的十三陵，在城北九十里之嵩壽山下，牠的第一門在昌平縣北五里處，很宏大 。這些故物的餘跡還存在着，很可給我們作深湛的研究。

至於寺塔的建築，在北平有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和北平西山的碧秀寺 ，城西的正覺寺（俗稱五塔寺。）這些，都爲了古籍上所紀載的很寥寥和太簡刮，一時不能給我們以詳明的考證，在簡史裏不如從略了。

明代的建築物 ，在我們的心目中只能形成一個概觀，因爲那時的雖是比前幾個時期進步得很多，只是在興造方面卻沒有如秦代和唐朝似的盛旺，在滿兵入主中原時和李自成張獻忠的反亂時，更多遭了牠們的不幸命運，因此明代的中國建築，在後人的記述裏自然不會很多了。

我們還是調轉頭，向那最近的清代投下一瞥吧！當

那一幅幅血腥底畫面給粉飾一層太平的表面，時那裏的中國建築的色彩和藝術已奔放到一個最濃厚的季節了。

第十一章 入主中原後的滿清宮殿

歷史上的宮殿建築，到了清代，已成了空前的繁盛和到達一個最濃厚的時節了，這其間，牠們的放異彩的佳遇，實是他們侵入中原後將中國原有的建築物再加以新奇的點綴，更將那些落伍的和失了時代性的拆毀了，運用優美的獨創風格來重建，同時，加以對這個富沃的東亞平原起了不安分的竄動，歐風便如陣輕浪裏的綠萍般，漸漸地渡過重洋滄海，載到這五千年的古老國境，於是，在建築上便也密切地感受了影響，誰再甘願永久地毫無變化下去呢？

偉大的清代建築物，遺留在今的（在戰前）尚有：

1. 曲阜的孔廟
2. 明清的幾座名陵
3. 國子監的辟雍宮，祈年殿，天壇，圓明園裏的玻璃塔。
4. 西山臥佛寺的牌坊。
5. 萬壽山的銅樓。
6. 北平，熱河，奉天等地大的宮殿，寺廟，亭觀。

並且，在中國歷史上的有名建築物，都完善地具有 a 形式上之變，b 輪廓上之美，c 雕刻上之工，d 彩繪上之麗的，清代的宮殿底作風自然更見進步了。當我們高踞在崇高的塔頂，瞻瞰那琉璃瓦屋面在陽光下爍閃着鮮炫的異彩時，心地裏正有着無限的誇示，那些歐美的建築在我國的藝人和工匠底眼裏也算得是什麼呢？老實說，歐美的建築雖後生可畏，但是牠們的涉世閱歷畢竟還是淺呵！

清代的宮殿建築是值得我們去深深地研究的，我們要不落人後地去深究，如日人伊藤清造所著的中國建築，寫得相當地周密和深緻，在國人的著作下反少這類名著，說來怎不有些自慚，豈是中國的建築家不會寫作嗎？自從看了美國福開森的「中國建築史概論」後，我們便不甘沒落地寫了，熱情在年青人的心裏鼓舞，讓這「中國建築簡史」也會跟着大時代的巨輪閃電似的前進，給歐美人醉着酷美的眼光鼓掌吧！

那時的奉天宮殿，牠的建造年月有「盛京通志」，「太祖太宗兩實錄」，「清朝實錄等等書，差不多約分三個時期！那就是說，此宮的建造自始至終共經一二一年剛完竣。現在分述如下：

1. 西曆一六二五年至一六三六年（即明熹宗啓六年

至明懷宗崇禎十年竣工）。

2. 一六四四年（即清順治元年）完工。

3. 一七四六年（即乾隆十一年）造龍。

這宮殿的建設和佈置包含大內宮殿，大政殿和文溯閣三部，眞可說是清代建築底代表作，牠底形式和裝飾和內部底每一種陳設，都是很華麗又細緻的，並且還很顯光怪和奇異的動態，更有着前幾個時期所沒有的奏樂亭，戲台，玻璃門和垂花門，那末，這宮中的笙樂靡靡地奏着，雲裳飄舞似的宮女們底翩衫影和清脆的歌喉，無限底滿宮春色是無可形容了，你可知？那也是個歷史上的好現象嗎？

當然，奉天宮的第一期工程是滿清還沒入關時的建築，和第二三期的比較，自然以實用爲最主要點，第二期的便不再以實用爲目的，那是清廷入關時的作品，一味刻意於帝皇家底莊嚴的豔奇的表飾，在第三期，雖仍是採取封建色彩和個人主義的產物，在建造方面卻是獨創了風格，宮殿底藝術思想已轉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新境地了。

清代也曾訂定了一種營造法式，專是注重建築的設計和構造方面的著述，那時約當西元一七〇四年（乾隆元年），皇家刊行了一種「工程做法」，此書的編輯正和其他的書籍一樣，由皇家指定當時管理工部事務的和碩親王元禮主編，還請了許多專家助編，初稿起草於雍正九年，脫稿的改訂約在雍正十二年，直到乾隆元年刪刊布出來。前後共計四五年，這書裏，對於營造，除在建築上的用物底命名有許多地方改正以外，那奉天宮殿似的滿清建築方式也收羅在那書裏，就是殷在民間風行的建築如小式捲棚，馬鞍般的屋脊，也有一部分刊入了，以供人們的參考。

在康熙時代建築北平西山的圓明園時，有基督教徒 Attiret（阿梯銳）及 Castiglione（卡斯梯諾外人的助理，因此那園裏很多歐化建築的以技巧上發見，並且，那回教自唐代輸入後，興盛在宋代，到了那時，卻被編入八旗軍中，更使那些宗教建築藝術增色不少。

關於香妃的淒迷哀豔的故事差不多誰多知道的吧！她眞是一個奇女子，被清兵擄入深宮，時時在追想和悲泣：「故國山河」何處是家園，翹望，父老可安康，口英雄流血不流淚，莫作楚囚，相對泣徬徨。後來便不屈地壯烈犧牲，使這個粗俗的乾隆皇帝白費一番心血，他更爲想深得她底心，特爲建了一座很空前的回教式寺院。

於是，那士耳其國的固有高堡危壘似的建築使儼然地站到中國地土上，那西藏和印度等建築風格本是只限

於寺院上底採用，到了清代，卻是例外地應用到小屋的塔式和那屋脊的裝飾。自然，只要轉移得美妙和多變化，怎不是些有意味的佳作？

清代的寺塔，仍有很多存流在如今，但大體都是明代的舊物，給乾隆皇帝看上眼了加以修葺的，像西山碧雲寺羅漢堂，牠的中部的突起之奇狀物，大體還是中國固有底作風混了西藏式底，因而屋頂尖削，和寶塔一般地裝飾。

北平的皇寺，牌樓，殿堂，仍是中國式的風格，至於那五個塔底形態都如印度鄉土的專風行建築，只有中央一塔特立着，仍顯示著滿洲人底奇巧表飾。其他如清初順北陵神橋及下馬荒，都是前幾代所難能見到了。若是有照片，我們很可攝了下來作參考呵！

在此時的北平，那些大官員們所住的屋面上，都不用鴟吻（因為中國建築的屋面向來有鴟吻，還掛了紫銅長鍊，在陽光下眩耀着爭輝眩奇。）而採用蝎子尾形，四角屋頂都稍稍向上，不加以什麼綴飾。至於宮殿和公共建築物便絕沒如此簡率，牠們往往是琳瑯滿目地愛修飾華美的。

清代建築最有盛繁時代只有康熙和雍正乾隆三代，後來的幾個帝王便疎淡了許多，否則，中國建築一定會有一直勇往直前開展了牠的新趨勢，成了永無止境的進境，中國歷史上比較最在長時期努力着華麗的廟宇和宮殿建築，恐怕只有明萬曆和清乾隆二帝了。乾隆時代所建的收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也足稱為偉大的建築，地點在東華門內，位於禁城文華殿的後面。

粗略地寫完，滿清入主中國後的宮殿建築，滿清也早已在短時期內亡去。我們回來看看而今的多難之秋的民國時代吧！風雨和血花火鴉，一一在大時代洪流裏活躍着，中國建築史寫到這裏時，她該回頭向我們一笑了，但，她也在多情地向我們示意，要我們獻她砌成一條光明燦爛的前途。在一個明媚和萬般絢美的青天裏，她該是漸漸地懺悔了，她更要有番熱情的鼓舞，展着五彩的雙翼更果斡地向前飛去，前面是橫阻着的白雪塗遍的高嶺了，天氣是寒冷的，天色是迷茫的，她將不會使我們失望地飛到彼岸樂園了，看吧！在她底背上更馱了許多藝人，他們會站得更穩地把握着現勢，

第十二章　歐化的晚清建築

自從鴉片戰爭後被外人揭露我們國勢的弱點以後，清代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門戶是關不住了，古老的中國文化便在那時起了波瀾與劇變，一切的一切在晚清時代都

起着不安分而同時，歐美的文化正像排山倒海似的輸入，漸在人心裏織得濃厚不堪；在建築方面，也已到了一個中西混合時期，(即第二過渡時期)了。

晚淸時代的中國建築仍是燦爛的，在奇彩中更帶有些新鮮的意味；也可以這樣說：在那時社會的中國建築，牠們的數十年間實可說縱則混合古今，橫則採納中西，如處於一個飄搖不定和徘徊不已的時期，正像一個人不肯再保守下去，很想趨向新的時風，但也不肯毅然捨棄那個也很妙絕和宣揚一時的舊世紀的產物呢。

對於古今之徘徊，是在同樣的一個建築物中，一面保存着中國建築的數千年來古式，而同時，卻在收容那新近站起來的時代式——在西太后的陵寢處，可使我們明顯地見到。

牠的小橋前和墜道上的四柱門，屋頂部的周匝，副階，鴟尾，獸脊，斗拱舉折，和翬飛等各種形式，都是唐宋以來相沿襲的古式，而屋頂接牆處，勢如束腰似的部分，四面門梯楣拱部，都是前幾個時代所難找的，直到淸末以前剛開始用在城牆和城門那裏作爲制考，可說純粹是個現代式啊！

徘徊在歐西和中國兩途的建築就是在同一建築中，一面在保持數千年來中國建築的固有風度，同時卻在收容從西洋各國傳來的新式樣；因而使將牠們的作風成分外奇妙了，這是採取各方面的特長和優點所演化的成績，非但在晚淸時代如此，就是在今日的大地也不難找到哩！只是隨着時代的前驅，歐化的卻更濃厚了。

那頤和園裏的許多建築大部如此模樣，不知在八國聯軍之役裏有否被破敗過，除非已死去的那個北國美人賽金花知道了，除了她誰曾親眼目睹。

頤和園中的「排雲殿」和「大石船」都是歐化的建築，排雲殿那兒的台和塔多是高聳着，形勢簡峭和西藏的堆疊建築相彷彿，而台沿和殿的周圍的迴廊都很曲折，又絕似西洋建築中的修道院（那種，我們常可在譯本小說和牠的插圖中欣賞到）。

至於排雲殿的主屋本身，全體爲八角截頂尖錐形，共有四層高，有如印度塔的婆娑或瓮，卻是那屋頂，還是中國固有的形式。

那石船，中間部份是純粹的歐式，什蓋有那一二個中式的屋頂，便使他們的全體成爲中西兩式的採合品了，必像你將白米粉和麵粉蒸成糕糰或做成稱稱人和獸的模樣，其形式的美麗和味道的密甜是無可形容了。

還有，在北平前門的箭樓，牠的屋頂部分仍是中國固有的作風，倒是那個安置此項屋頂的錯落有致，在中

國的固有建築中很少有着，在國外的闤市和村舍卻時時可見到，後面三門和側面的許多窗，雖是中國建築中的楣式法，但，門窗的安置和窗楣的裝飾卻是西式，在那中國作風的牆面上，裝飾反而採取歐美了。正像那時候的留學生在出國時，雖穿了西裝，而腦後還拖垂着一條很大的辮子，初看有些奇怪，多看有些可笑，就是這個理由，並且牠們的特點，往往不肯將屋頂換做歐式，寧可在其他方式上翻花樣，足見中國建築的風度高踞在最頂端，和青天白雲相接觸，多麼崇高和使人景仰，像最近將落成的中國銀行大廈，雖採純粹的鋼骨混凝土，而屋頂還是宮殿式，雄視黃浦江邊的一切。

晚清時代的建築是歐化了，而晚清時代的人民和帝王們思想還是太守舊，因此便有掀起革命的高潮那天。

因此，以後下去，中國建築在形式上和思想上多已大見解放，不再是帝皇家的私有物，也不僅限於宮殿，寺觀，陵墓等幾類東西，凡是奇妙的，精巧的產物，都將如雨後春筍般萌芽了。

跟踪着晚清時代的歐化建築，我們的中國建築已踏上了征途，牠將向前展望，向後面回顧，在多難的環境裏肩負沈重的使命前進，換上了一個無限鮮艷而雄偉等的面目，你且看，建築藝術的流入民家，便是在那個第二過度時期產生的。

第十三章　新時代的中國建築鳥瞰

隨着晚清建築的漸趨歐化，中國建築史已結束了牠底第二過渡時期的社會（約自道光十九年至民國八年，也即西曆一八三九——一九一八，共七十九年），而來了一個新的轉變。建築物的自身也因而脫離皇家的羈束，向這個新的天地展了開去，成為每個大衆們欣賞的藝術品了。（當然也有矛盾點，例如一般投機家們擁有幾所精美的私邸，平民們露宿風餐，身無歸宿之地），那個時期我們叫他「社會主義的建築社會」呵。

這其間，我們的中國建築物可說是走上了兩條途程：一面是純粹的舊世建築形式在小村和小鎮上流行，一面在那西洋建築的領導下，拼命興造那種中西合璧的建築，在許多大的村鎮和闤市裏風靡着，

由於那個時期的農村經濟的破滅，都市的繁榮時還沒有煙消雲散，那些北方的簡陋的泥屋，南方的純樸的茅舍，更有大大加多的可能；同時，歐化的建築物將佔有了這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的眼光看來，今後的農村建築更會有一番新的姿態活躍在那經了火雨血花浩劫後的荒原。

就在這一個新的時代裏，中國的建築師也已在社會上獲有唯一的地位，其實，他們仍不失爲包工制度下的一個半工程師和半商人的職業家。而那些大規模的建築，卻又被許多留學回國的工程專家霸佔了去，這未始不是那中國建築界的黑暗點。因爲、這樣的一個時代，當無需我們運用神密的歷史眼光，而是一幕幕現實的故事深刻在我們的心目中了。

民國以來的中國建築界，在農村裏仍照昔年的舊的形式，採用土木磚石等的一般結構（如營造法式等一流的沿襲，已有些失了時代性的），在那都市，卻是愛抄襲歐美建築物的風尚，喜用鋼骨水泥與精美的石材建成了廣厦崇樓等公共建築和幽緻的別墅。至於通行於大的村鎮和小的都市的，大概是一壁採用鋼骨水泥，一壁應用磚石木材顯示中西合壁的異樣圖案和另一番面目。

還有以那種淫祠，寺院，祠堂和小市民與鄉人住的房舍，在建築心理上是偏重於保存封建及宗法意識的作品，因此，那技巧上仍如中國固有的建築裝飾，如那鴟尾，獸首，簷如滴當，暈飛，抖拱等式樣，一直到眼前。

那銀行和公司，工廠等的純爲資產階級性的建築物，在心理上是接近那外來勢力侵入以後的新興資本主義的作風，大體上全是偏向歐化的神髓的，技巧上都是崇峙，莊偉，等自傲樣的立體式，向那些無產階級的人們斯作鄙視和獰笑地。

富戶們的住宅，建在形勝佳麗的別墅。和那公共機關或學校等，都是不很爽氣地徘徊在新和舊交岐的文化和藝術間，技巧上仍是中西合壁的，（中西合璧的優點很多，缺點是難免，正像一個剪了髮辮的滿人，在形式上未免呆板，不很天真）。

這些都是近幾年來的中國建築物游移在那種極度不安甯的情緒下事實，

雖是粗看起來未免太混亂，事實上，那種異樣的轉變也未嘗沒有線索可追尋的。

也許是爲了地土和氣候的關係，使大江南北岸的建築形式顯着不同的色彩，技巧上更是相背的，例如江南的地方盛採木材，地土潮濕，氣候暖和多雨，因此便獨多樓閣等類，而北方卻因木材較少，氣候乾燥，又多風，因此便多爲平屋的建築，前者以美觀和享受爲原則，後者純以堅固耐用作爲基點，在另一方面看來，北方的經濟基礎特別是在農村，而是表現在土地長而發展和傾向的。他們的生活多很貧苦，物質的享受很勉強，心理方面又是偏重宿命論的，便因此很看重他們的現世

居處，使牠永久堅固了，以便可以傳留給子孫們。

而江南建築的心理，卻可作如此的分析，因爲那裏的農產物都特別豐富，又獨多那些奢靡的大地主，高利貸的醜惡的富人和拜金主義的商賈，爲了前一種人的固著性和後兩種人的遊離性相混合了，於是，那崇高又是花巧的不堅固的那種樓閣建築便很盛行，不像北方那麼地純樸和堅實了。

並且，那種翬飛式的屋角，江北不如江南般的顯著，這就是江南的物質生活較他處好得多，因此，那江南人家的生活常是陶醉在這悠閒和恬靜的境況，而江北人家的生活老是沉浸在深沈和憂患中了。

這些，都是民國時代建築在戰前的種種概覽，至於更嶄新的建築物在我國新發到如何樣境地，和牠底轉變的傾向，我們暫且引領翹首地期待着吧！

在那個時期裏的許多偉大建築物中，南京的中山陵要算首屈一指了，這裏有一段文字的記載如下：

「……中山先生，十三年時以病終於北京，寄厝碧雲寺……護棺者有林森鄒洪年等，卜兆遂定南京紫金山中茅山南坡，民國十四年，孫總理家族孫科及孫夫人徵賞中山陵園圖案，定凡以建築圖案獲首獎者，賞二千五百元，次獎一千五百元，三獎一千元，但祇以繪畫表呈而未附有建築圖案者，首獎賞一千元，次獎七百五十元，三獎五百元，徵期限三月後延至五月，應徵者中西建築家均有，呂彥直之建築圖案獲首獎，畫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髮南洋學校校長凌鴻勛等均任評判，呂兼被委爲監工實施工程之負責人，陵地園面積一百三十方里，祭堂在前墓塚在後，陵堂採中國古代宮室飛簷高脊式，首期工，費四十四萬，二期二十六萬，三期六十萬，測量地址由江蘇陸軍測量局派員擔任，墓地之圖，比例尺爲千分之一，墓之形勢及高度圖表，爲五千分之一及萬分之一二種，十七年湯有光測量師將陵園全部形勢覆測，十八年一月完工，遂定二千六百若五方公里之陵園，繪成二千五百分之一比例全圖，陵墓工程未完而呂彥直竟先死。……」

那陵墓的形式，塚在峭巔下，上圓、頂而彷彿像一隻鐵鍋蓋着一般，直徑有四十多尺，用香港石砌成，祭堂長九尺，寬七十尺，高八十六呎，廊廡有三個門拱，東西角隅更有保壘式的保存遺物的紀念堂。全陵的正面，遠望時極顯雄偉，彷彿古時的殿宇似的，比較袁世凱的「其塚蓋頂間雖較龐大，而無祭堂」要好得多了。

後起，新時代的中國建築將是永遠展着巨翅往那沒漫的海天飛去，雄視全世界的一切，定非我們腦海裏所

能預料，那些陳舊的，我們除了概述牠們的一個時期的特點以外，也無法再去羅致了一一寫在本著裏，看吧！在烽烟裏什幻滅了多少使人愛惜的建築物，使我們只有往圖照裏去瞻仰了。但是，只要我們努力那天空裏的萬點明星依舊是燦爛地屬於我們的，已是一個黎明的晴天了。

後記

心一

拙作中國建築簡史一稿，還是前年在譯美福潤森氏之中國建築史概論時，就開始搜集材料的；那時的精神的確比現在特別好些，日間除在啓明建設公司擔任設計部主任之職外，晚上還執教中國建築工程學院，一空閑下來，又忙着應幾家雜誌寫特約建築文稿。這部建築簡史，就在這時候編成的，作爲學院一學期的建築史教材；實施的結果，覺得還不錯，大概由於一般學生對於中國歷史比較西洋史容易明瞭和有興味一些的緣故吧！這部舊稿，直擱至去夏，因興趣關係，忙中抽暇，加以整理了一下，重新寫了出來，前後經過了九個多月，幾度中輟，始告厥成。寫作時蒙孔令殿臺諸道兄的鼓勵和金偖肅沈季梅二君的幫助，使我內心永遠是說不出的感謝。

很榮幸地，這文將拙著在說文月刊上發表之後，又得出單行本問世；不過，本書所述僅將中國建築史作一簡單的概念而已，錯誤與遺漏之處，自然在所不免，猶望海內外名建築師、考古家及史地專家們，予以多多的指正和批評！

民三十年秋滬地誌

中國建築史概論

福開森著
毛心一譯

最初中國的建築物，因但求適合和實用，關於甚麼輪廓和比例等的建築美，似乎還談不到。在秦始皇時代之前，因爲當時人民生活的簡樸，統治者並不怎樣提倡和企求精緻的宮室；至於宗教的儀式，都由國家或家族領導他們，在空場上舉行，可不需要他們單獨去做的。在北京中央公園的天壇和社稷壇，都沒有屋蓋，可以證實古代中國的宗教觀念是主張「神之寶座爲天，祇爲地」的。這二座無頂的建築物，也足稱爲古代中國美術觀念的特徵之一；正像古希臘貝斯登（Paostum）地方的南浦登寺 Tomple of Neptune 一般。那時候確還不需要用人工建造華麗的寺院，來舉行宗教的儀式。至於中國古代國家的禮式，我們可以讀一讀周禮考工記中戴震（紀元後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七七年）的註疏：他裏面講到周王當時召集官員們商談國事，是在宮後路門外的空場上。所以古代除了夏季兩個月是雨天外，宗教和國家禮儀似乎還不需要有屋蓋的建築。

關於古代中國最初的屋蓋建築，缺乏真確的記載，加之那些歷代許註家不同的說法，更不易找出詳證來。在禮記考工記中的月令和明堂位兩章中，有述及到該事之處。考工記記載夏代帝王所居「世室」是一種建築物，具有窗戶的五間，四週磚牆粉白，和九步的直階梯。在商代有「重屋」之產生，屋面是四面落水的。到了周朝，發現「明堂」，東至西有八十一呎長，南至北有六十三呎長，高度爲九呎，有五間房子。關於以前所說到的夏商二代，也許因那時沒有文字上詳細的記載，不能詳述。但明堂建築却有正確的記錄。

愛第根斯（Edkins）在上海 N. C. B. Ryoal Asiatic Society. 月刊內，第二十四卷二五三頁上，「中國之建築」篇中，講述「明堂」爲明亮的廳堂。據禮記月令章中，鄭玄許註明堂命名，由於向明，其意顯妥，以明堂是有日光的廳室。很顯著地，明堂是當時皇帝在夏天所住的屋子，位在皇宮四週，離城南不遠的屋宇，皇帝在那地方舉行封爵及各種宗教的儀式。孟子在他答齊宣王一章中，講到明堂是一個皇帝舉行禮節的場所。關於明堂的大小，式樣以及間數，每個註疏家都下不同的記載。考工記述及明堂祇有五間，月令章說有十

三間，在明堂位中却提及明堂四面有大門。宋朝著名註疏家朱熹述明堂式樣是正方形的，裏面分做九間屋子，正像古代井田制度的「井」字。以後王國維（d. 1927）著的「觀堂集林」中，有述及明堂一章。他將古代黃銅刻板和歷史的記載，作一比較後，作成一張明堂的地形圖，說明各間房子的排列大概。

將上面述過的記載和評註，我可以來作一結論，就是明堂是一種任何的建築物，又用幾何的規模來設計的，皇帝就在那地方舉行各種祭禱。根據孔子家語第九章，有述及聖人訪周室明堂之事。他在那地方發見不少仁慈和兇惡的肖像，如堯，舜，桀，周王，夏王，和商王等的遺容。還有一張是舜王抱着他幼姪成王的像。孔子認爲這種裝飾不是絕無用意的，一定是鼓勵那般君王們向上，和懲戒他們勿幹遺臭後世的惡事。不過，也許不是，當時他們畫了這許多肖像，僅僅是爲了想將空白的牆壁，減少一些單調平淡罷了。依我想來，中國古代美術思想之濃厚，實不亞於高尚道德的觀念。自從周朝（紀元前二五五年）一直到現在，還是保持這種觀念。

在古代記載上，關於建築法的描寫，僅有短詩歌辭詩中敘及：文王的祖父亶父遷至歧山脚下，佔據了周土後，他就將土地分配給了他的部下隨從人臣，一面爲他們建造房屋。他們用木板細住做了架子，再將泥土舂搗成爲堅實物，去填補架子。換一句話說，他們做的是泥牆一類的形狀，完全像現在中國北方幾省所存在的建築法一樣。屋頂的結構，却未提到；但大概是用茅茨蓋屋的，因爲大戴禮中講到明堂蓋屋也是這樣的。

古代的宮殿建築是很簡陋的，僅較平民所住的泥屋略佳。當時因生活的簡單，加之禮儀的事，又不必怎樣鋪張。人民貴賤富貧的區別，不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而由禮儀上表達的。祇有那般富貴的和有官銜的人，可以有力用黃銅製成的東西，至於貧賤的，祇准用瓷陶做的。秦政在十三歲時，登了秦國（紀元前二四七年）的王位後，他首先實行大興土木，在新都咸陽地方（約離今咸陽東六哩許，今西安西十哩左右）。從事建設。在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他征服許多小國後，就宣稱自己爲秦始皇。接着，他立刻擴大他已經建設的地方，更在渭水之南，築了一座信宮，並架上一頂橋以通王城。他又在城北，建造了不少宮殿。誠然秦始皇懷有這樣的一種野心：就是能將已被他征服了的每一部落，在他記憶中，建造一座宮殿。他曾造成不少這種的勝利紀念建築物，將征駐中拿來的珍寶和女子，都放在那兒。建造宮殿時，秦始皇請了不少學者，助理他設計，使他們從文

學的企求，轉向到了另一途徑；同時他開始焚書鑄銅。譬如炬祭（焚書坑儒）是一個很有力的効果，使一般學者直接和間接，有暇專心於文學之外的事——建築。王宮的式樣和裝璜，由他們研究之下，改良和進步了不少。中國建築的確可說在秦始皇（紀元前二二一年至二〇九年）時代開始的。據史記中述及：秦始皇在僅六十餘哩半徑的京城內，竟築了二百七十座以上不同式樣的宮殿；大半是作他君王權威征服小國的碑記。史記又講到每當始皇得一小國時，一座新宮殿就建立起來。他最偉大的建築物當推阿房宮，到他崩時，還未告竣。關於阿房宮的記述，各註疏家都有不同的說法，但它的華麗閎美，是同聲一致的。

秦始皇對提倡建築的靈感，是怎樣起因的，在歷史上却找不到一些線索。這也許是自然的，或由於一種欲望，想和西方各國競爭，這些國家的情勢他大概傳聞到一些。無可諱言地，在中國精美的建築物，似乎較之地中海之東和裏海Caspain海之南諸國為遲，同時可斷定秦始皇據臣上告知那些國家有不少大建築物，而激起他的欲望，從事建設中國。但因為缺乏證據和充分的理由，這仍舊是一個期待着解決的問題。從這一點，可以更信中國偉大建築是開始在秦始皇即位之後的。

中國北方，在文字上有記載的建築物，是周朝之明堂和秦朝之宮殿。講到南方，却有姑蘇臺。據傳說上講這臺是吳王闔廬（紀元前五一四年至四九六年），或是他的兒子夫差（歿於紀元前四七三年）築的。這姑蘇臺在今蘇州西南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個大露台。從古代中國詩文上，說到這姑蘇臺的，是始於隋朝。第一個畫這臺的畫家是唐朝的尹繼昭，但他那張作品直到宋朝，人們還未加以注意。如果將這臺歸納到建築式樣上去，那些不可依靠的報告，令人不能相信。真的，姑蘇臺夠之乎巴培爾塔一樣不能詳細。

在山東省嘉祥縣武氏祠堂那面，可以發現建築上許多最古的浮彫設計。這種式樣和色彩還在紀元後一四七年的時候。愛第根斯在他著作上曾詳述到中國浮彫，並將金石索第三石部翻譯了出來，這書中對浮彫有詳細的記載。不過據愛第根斯和金石索中所載宮中一石上所彫刻的，皇帝在上，皇后在下的圖象，也許不可靠的。不過，我們如要詳細說明武氏祠的圖樣，那須再重述皇宮的闈城一類建築，來和它比較一下。

這圖能予說明浮彫圖以不少的幫助。那般藝術家即使有絕技，但沒有充分的機緣給他去彫刻許多屋宇。他將後屋放置到前屋之上，他們更在左右建造了宮宇，前

地爲正殿。屋頂是用兩根椽子來支持的，每根椽子之端放上一根很長的樑。至於皇帝和皇后所住的宮宇，大小是一樣的。在這二宮宇之外側，爲二層樓之應門，兩邊有礎子，門向外。門外爲一大樹，樹下立一馬，拖着一部兩輪馬車。從應門內望去，可以看到那車傍炫目的碧玉扶手。應門屋脊之端，略向後宮，前面向上。愛第根斯和金石索中說述屋頂線上，彫有孔雀和猴子一類東西。這類裝飾品祇在後宮的屋頂上可以發現到。自武梁祠之彫刻以後，這類屋頂裝飾就漸漸地增多起來。外城門上層的彫刻被誤傳爲女像柱，其實是彫在大門上尖頭平牆面地方。像門旁的柱子，上牆的平面，以及山頭牆各部上面彫刻在藝人方面確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所以有幾部份，他們以繪畫來代替彫刻，但不使我們隨便發覺。

這種石彫的建築物，直到現今還是可以說是具有一種超越的作風。柱根石上放置着圓柱，靠柱再來支持屋頂。屋架的結構是很複雜而奇巧的。屋面內外都加以精細的裝飾。中國建築之美，不像一般美術家欣賞眼光，單單主張高大；他們是非常注重於旁側和線條上的美。這種特性，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像北平從大前門或煤山起一帶宮殿建築；其餘像夏宮的萬壽山神龕，或從前山旅館望潭柘寺四週，可以證實天然的景色環境，也能將建築物調和與美麗的。柱礎，廈頭和裝飾的屋頂，可以說是中國建築之特徵。

從北魏墳墓中掘出來的泥做小模型，可以找出古代建築式樣真實的鐵證來。魏孝明帝（紀元前五一六年至五二五年）之臣李憲墓中，也發現過這類模型。接着又發現武梁祠相同的宮殿模型。這種建築沒有柱子，牆頭都用磚砌，屋頂也不擱在柱上。像廟宇和彷的一類建築，屋內地面高出地面不少。差不多許多古代的宮殿都是根據這樣建造的，譬如像北平著名講殿太和殿較四週地面高出不少。

中國古代建築可說沒有遺留於今日的，我們祇有憑着石上浮彫的圖案和泥做模型，來推測想像。這並不怎樣使我們會驚奇，去憶起該撒大將的王宮，和羅馬的大浴池，雖然當時建造所用的材料，比較古代中國廟宇的爲堅固，但現在却已滅跡了。羅馬的古代廟宇建築，祇有佛希 Pantheon 這牌有廢牆，屋面和幾條走廊。像中國的古代建築，都是用土磚和木料造成的，即使沒有項羽的狂毀秦始皇宮殿和韃靼民族大焚開封的北宋宮殿，或許也早已被風化而絕跡了。

在文字上的記載，古代中國有屋面的建築物，都

是宮殿。這種宮殿都比較民屋和模型好得多。漢高祖（紀元前二〇六年至一九四年）於長安建新都，在城東造了長樂宮，城西築未央宮；二宮係由蕭何，在城牆未築時開始的。到了漢武帝時（紀元前一四〇年至八六年），在城外又造了一座建章宮，城上架了一頂橋，可以通未央宮。這是西漢三個大宮。後來赤眉叛黨將漢朝迫至洛陽，那三大宮殿幸都未遭毀壞。長安城到了三國時做三個朝代的京都，但却未有新宮建造。魏文帝統一天下，在漢都附近設立了新都，名曰大興。這城據陝西地誌上說，即處於今之西安。城內造了一座莊麗的宮殿，平民住屋都在嚴禁承造之列。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皇帝和平民開始隔離的時代。旋有唐朝建都於此，雖然換過幾個名字。後來一直到唐玄宗時（紀元七一三年至七五六年），他在城內又造了太極，大明和興慶三座宮殿，在城外驪山之脚，造了華清宮，以取悅楊貴妃。華清宮附近有溫泉數處。這宮可說算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逍遙鄉村生活的皇宮。隋朝遷都洛陽，舊隋宮上陽宮仍加以修理應用。洛陽歷代建都於此有許多年數，上陽宮爲唯一重要之宮了。這其實並不足奇，因爲洛陽歷史上是有過滅身亡國的都城朝代。到了北宋，建都開封，但將洛陽舊殘的皇宮，恢復了一部份。

南宋在杭州及明朝在金陵所建之宮殿，後世却未怎樣詳細記載它的大小和精華過。在今日之北平，還遺留着明朝第三世皇帝永樂（紀元後一四〇三年至二五年）的富麗的宮殿建築，足以表明當代帝王的威權。北平佔在遼時稱燕京，在金代稱中京。到了元朝，在舊城之東北，建了一個新城，稱爲大都。後來這城在洪武第一年明朝基者（紀元後一三六八年），被徐某官封了去，元朝的王宮就被蹂躪得不堪。在一三八七年時，王子棣任燕侯，爲他重建王宮。這些可以說是現時所謂紫禁宮之一部份，到一四一六年，燕王登位，遷都南京，這些就成了皇地了。

永樂王信任袁忠徹的風水學，選定建宮的地方。他更僱了雷氏和梁氏二家，設計圖樣和監督工程。他們都是在南京生長的，精於此二事的。雷氏擔任建築圖樣和監工，梁氏則充管理工程和核准賬目之職。這二家一直從明朝至清代，世襲下來過建造宮殿的生活。後世雷氏被稱爲「樣子雷」。他們最後爲清代建造的一座工程，是翻造天壇中的祭壇，後來在一八八九年遭火焚毀了。到了民國時代，他們受了內務部部長朱啟鈐的委命，監督北平的前門改造工程。在北平國立圖書館中，我們還能看到他們所做的南海瀛臺和圓明園二處建築模型。

關於北平的皇宮建築，過去川德益多(Chu ta lto)教授——曾在東京皇家大學出版的工程雜誌上（一九〇三年），記載得很詳細，並附入照片。一九二六年，又有歐史佛雪萊(Osvald Sir'en)教授，著「北平之皇宮」一書。佛爾脫(H. C. Whilo)所著的「美麗之北平」一書中，可以看到不少可愛的北平皇宮建築照片。作者尤擬推薦太和殿是中國建築中最完全和精美傑作之一。該殿基地很高，四週有三個大壇，拾級而上。地盤是長方形，南北較長，和西方羅馬建築作風很相似。太和殿共有九間，中間特大，置有寶座，皇帝坐在那兒可以在中殿望見二側。太和殿周有柱廊，除了四角的柱子外，其餘都和正建築物的棟柱相稱。根據記載，該殿平面圖可分為東西三殿、中殿較闊，分殿處置有龐大的圓柱。太和殿中部二邊的圓柱雖和二側一樣高度，但較為大，並比走廊柱子高而大。那些圓柱都置放在一方柱石上的，像普通不用並支持分布屋頂重量的飛簷和托架；還有拉條連接牠二側，屋架直接放在柱頂的。

太和殿中殿是用最大的圓柱支持平頂，二側則用較小圓柱。平頂劃成了許多小正方的格子，用了精美眩目的顏色漆上；祇有在中殿皇帝的寶座處上面，沒有這方格，這一部份漆上較明的顏色，一個大圓形的中間，叠置了許多小方格子。走廊的平頂，和外廊的柱子一樣高度，這三殿不相同的平頂，給精緻的飛簷和托架擴上，再加裝飾過的雙同柱屋架，倒並不顯出怎樣不和諧的模樣來。柱頭的線盤，和西方的建築，可說完全不同；最大的原因，也許是由於所用材料之不同。

宮內之平頂，棟樑和軒緣，都彫刻成畫以花卉和雲雷形。花卉設計有石榴，牡丹，芍藥等式樣；雲形有連接圈，纏結鈴，重叠鈴，連接正方，蝶殼花紋，梭栓形，釘形，麻布紋等各種圖案。還有許多富含幻想的神畫，像幾個仙女拖曳裙衫在空中舞蹈，雪山上二人頭鳥在飛翔。也有畫上了鳳凰，孔雀，鶴，鴨，鵝，鴛鴦的；更有畫走獸的，像獅子，獨角獸，飛馬，仙鹿，牡羊等，金童，玉女，異人，女貞，也是入畫的圖案。在皇宮中，圓柱都是彫以蟠龍，飛金加漆，極為講究。屋頂，飛簷，門頭等處，精美的都飾以燦爛悅目的顏色，增進建築物的美觀。

中國建築上的屋頂結構方法，可以說是奇異而獨有的。普通每一根柱頭和屋頂大料接連得很穩固。屋頂的中部就是最高的柱頭處。屋架好似和雙同柱屋架差不多，不過牠是一級一級下來的，不是在一條線上的。見了這種屋架的剖面圖，也許可以明白些；屋面是擱在前後

牆上的。誠然，假使一座大建築物，有了許許多多的圓柱，那當然也不能生動。當時一般設計大工程的建築師們，並不感到怎樣困難，將大宮殿運用他們的智力，計劃得很莊麗，譬如像從前許多宮殿的屋頂兩面，都有斜面所成的尖角。還有幾座建築物的屋面是四面落水的，四面挑出的角，構成一個很生動而別殊的圖案。中國屋子四圍走廊上的屋頂終比正屋爲低，裏面的門頭線脚，裝飾彫刻，增加不少建築上的美。走廊的屋頂斜度，大概是單面落水的。這種雙重屋面的四角，往往是特別挑得很長，來調和那龐大的屋頂。屋簷多鑲以有波狀的邊線，來加強直線條的美。

中國屋脊翻轉的部份是叫「魚尾」；這種的裝飾在墨客揮犀中講到是漢代一個巫士發明的，據說如此做法能夠消滅宮中的災禍。漢朝歷史上的記載是這樣的：這種魚尾和梟尾差不多相似，還有屋脊端曾稱鴟尾；不過當時都有記載用別的動物形，放置到屋頂上的；同時，在武梁祠和魏朝廟宇泥作模型上，屋頂上沒有這種的裝飾。舊唐史中，記有開元（紀元七二六年）十四年六月時，通皇宮之端門屋脊上的鴟吻，被颶風吹掉的一件事。在那一章中，鴟尾被改爲鴟吻；但鴟吻二字，也曾在十二世紀時劉克莊，十三世紀張憲和十四世紀劉基幾人的詩文中見過，這點我們更可推測他們所指的一定是屋脊的端上二部份。或許是屋上脊瓦做成神怪的動物的開始時期，接後就有什麼蹲獸和獸頭一類東西產生。

這種動物的裝飾，大都沒有一律的數目和相同點。像北平皇宮的裝飾，天安門和太和殿屋角上有十個，保和殿有九個，中和殿有七個，萬壽山正亭有五個，太和門外之東帖盒却祇有三個了。那種東西上都飾以蟠龍，屋脊上排列一條動物模型。這種動物裝飾，大概包括獅，獨角獸，虎，飛馬，猿狗，和雄雞等。至於那種廟宇和公所的建築物，在屋簷和屋脊上全是排列着各種小菩薩，屋脊的中間還飾以天色的火珠一類東西。有幾個屋面上的鴟吻，還懸以紫銅的長鍊，在日光之下，映着顏色的瓦片，更顯出眩耀奪目。在滿州時代的北平，大官員所住的屋面上，不用鴟吻，而採用蝎子尾形，四角屋頂，都稍向上，不過未加以什麼裝飾。那種宮殿和公共建築物，大都加以精緻的裝飾。

中國屋蓋色彩方面增添不少美麗。像北平古代宮城裏的宮殿，都蓋以黃色的屋瓦；皇族宗廟，都採用綠色的瓦片。還有別的宮殿建築，無不鈎心鬥角，用盡了心機，將雜色加上幾何形的圖案，來顯示魁偉的設計。至於秦漢的皇宮建築屋面上，是否加色，雖難確定；但我

們從古代宮殿畫像中，可以證實那時凡是皇宮屋面，都是加色的。也許那時宋朝的畫家們，有些時代上的錯誤，但這一定和事實相差不遠的。這是很可能的，古代宮殿的屋頂，漆以含有礦質的顏料；不過我們不能相信，那個時候已有現在所用的玻璃瓦之產生吧。據我們知道：淸朝的時候，已如玻璃的一類東西，可做花瓶，瓶子和埋葬的傢伙了；但這種玻璃一定不能鋪在屋頂上去的，因爲牠沒有經風打日曬的耐性。

◎中國屋脊上，曾有蓋以半圓形的瓦片。後來日本學了去，現在日本仍舊採用，但在中國差不多已絕跡了。瓦片的接頭上，常用灰泥。還有這種屋瓦最末一行，是半圓面或半平圓面的，上面刻着花紋和動物。這種花紋大抵是寫些什麼，延年，益壽，千秋，長樂或富貴一類字樣。這種瓦片圓平板，後來竟有許多人作專門的研究，像宋朝末年，汴洛和畢沅有王闢之，黃伯思等學者，乾隆時有朱楓和別的著名學者。國家鼓勵和嘉獎那般學者，去探求和改進瓦的設計，像硯台背上的彫刻一般。最近數百年來的中國屋面，大抵是和羅馬差不多式樣，加以裝飾，已成了習俗的了。 近代許多建築物，我已曾見十餘種不同的屋面設計。侯志博士(Dr. W. P. Yetts)曾在英國倫敦東方陶器研究會會報上，寫過一篇關於中國屋頂瓦片的文章。

一九三〇年七月，有中國營造學會定期出版物問世。第一卷中有該會會長朱啟鈐的英文評作，講到「建築不僅是一種表現某國民族的象徵，同時也可說是民族藝術的記錄。無疑地，假使每個時代過去，而一國建築作風和裝飾式樣，依然無大變更，這一定是文化在衰落和退步了。我們知道建築是一種有形的表記，而風俗是一種無形的表記，所以如果要使二者之一進展的話，那麼建築和風俗一定該綜合在一起才對」。這會刊現仍繼續在出版中，主編者爲梁思成。

一九二五年，有營造法式一書，重印出版；該書原著人係北宋徽宗帝（紀元一一〇一年至一一二六年）所嘉獎之建築師李明仲。該書共八大卷，詳述古典及歷史上有關建築名辭之定義，出版人係中國前內務部部長朱啟鈐。營造法式一書的最大價值，是將中國過去有經驗的藝人工匠等的實際工作方法，加以記錄。該書附有不少的圖解，像前所述的宮殿建築結構法，與營造法式上所印的插圖都相符合，非材料之豐富，可說是空前的。所認爲遺憾的，就是該書未涉及到中國篷帳建築和中國文學理論。這的確會使外國人毫不猶豫地發問：中國歷史上既有屋架結構的記錄，爲什麼卻沒有古代中國遊牧

居民所住的篷帳一類建築記載呢？

這一點或許也會引起人們驚奇的，就是中國過去建築發展期中，沒有建築師的。正像以前所述及的：秦始皇時候最早的宮殿建築物，都是由一般學者設計的。在歷史上從無記述有人以建築師爲職業的。在過往中國文字上，幾乎可說沒有建築師這個專有名詞。即使一般學者爲皇帝設計宮殿，也從未稱他們爲建築師的。在北平史地博物館中，曾有梁素文借該地舉行書畫集成展覽，陳列一張明代嘉靖（一五六〇年）大火後重建之宮殿名畫。徐杲主管該項營造工程，闊錄畫中，有他的圖像，站立在天安門前。但徐杲卻不是一個建築師，他不過受皇帝的詔命，做一個監督工程的小官吧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大營造家要算是李明仲，雖然他是營造法式著者，但他不過因寫該書而著名，在他所設計和承造的建築，卻未有記載。

以上所述及的都不過是房屋建築之類，但有二種建築到不能忽略的，就是亭閣和寶塔。這兩者都是繼臺的建築而產生。在漢朝有二座著名望樓，一座是柏梁臺，係用松柏木料作工料，武帝（紀元前一一五年）建造之爲歡樂處的；另一是陝州之望思臺，也係武帝所建，從這臺上可望見漢帝被誣殺的戾太子之墓。亭子的建築是始於臺上加以屋頂。繼望樓建築，有寶塔問世。樓和塔的區別：也許是樓純爲觀樂而築，建塔以藏佛教遺物經書爲主。最著名的中國亭閣，有浙江之蘭亭，湖北武昌之黃鶴樓，（現已被焚毀）和北平中海花園西南角之卍字廊。大抵亭閣的屋頂，都裝置得很新奇。式樣也各各不同，中國寶塔有許多式樣：正方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圓形的，或不一律形的。最初中國的寶塔，建於紀元後第三或第四世紀時。據傳上海附近之龍華塔係始建於紀元二四七年。在唐宋之前，很少寶塔建造，但在這二朝代中，較爲普遍。寶塔已成爲現今中國存在的最古建築物了。這種建築物是很近乎幾何的結構，差不多在全國各地都很普遍。

到了宋朝，中國古典式的建築受到外國的影響不少。像印度佛教傳入後之河南廟宇建築，陝西歐式的祭神處，與好國家的波斯傳教士在第八世紀進廣東後，以及後來回教傳道者進來，以上幾點原因，多少使宋朝的建築式樣有些變更，不過現今所能發見的卻很少。照我觀察中國從秦始皇到宋朝的一個過程中，建築的發展是循着一個固有的思想和方法，平靜地進化着；直到了宋朝，中國建築才有些微的變動。

在中國歷史上，大興土木和營造建築的顯著時代不

多。祇有紀元前第三世紀之秦始皇時代。在漢朝有高祖（紀元前第三世紀）和武帝（紀元前第二世紀中葉）二時期到了第六世紀時梁武帝曾建造了許多廟宇。唐玄宗和北宋徽宗二人也造過不少著名的建築物。在第十三世紀時，有蒙古 Kublai Khan 者，也是一大營造家。後在明朝，有永樂帝建設北京，和萬曆帝熱烈鼓舞建築發展。接着對建築很關心的，像康熙，雍正，和乾隆幾代。中國歷史上比較最長久的時期，努力建設了不少壯麗廟宇等建築，恐怕當推明萬曆和清乾隆二帝了。乾隆時所建的收藏四庫全書之文淵閣，足稱偉大建築之一，該閣在東華門內，位於禁城文華殿之後。（現已作開展覽會之場所）。

以上所述不過是中國建築之大概，未能盡其萬一的。

譯後感言

「中國建築史概論」一稿，係美福開森氏所著，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即中國藝術綜覽第七輯。

譯者將這書譯成中文，純爲給國人知道近代歐美人對於中國建築之記述思想，已比較進步不少了。記得以前讀過英國建築家 Barister Fletcher 氏之世界建築史一書中：將中國建築列入末章，爲非歷史和非建築式樣之類，這種毫無理智的論調，一半固然由於歐美人對中國藝術，缺乏研究的修養，但另一方面，我却認爲中國關于建築的著述，實在似乎太少了。不過這個時期一定會很快過去的。